《歐美研究》第二十八卷第一期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137-192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邁向唐寧街十號：一九九七年英國大選工黨勝選因素初探

黃偉峰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摘 要

一九九七年英國大選結果並不出人意外，工黨壓倒性獲勝執政。然而，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工黨大勝呢？論者以為保守黨長期執政，弊端叢生，醜聞不斷，甚至背棄承諾和罔顧民意，都造成選民極端的不滿。反觀工黨致力黨務革新與組織政策之調整，逐漸獲得選民信賴。這些因素反應在選票上，則工黨勝選是無可避免的。本文引用經驗資料檢證上述假說。並以「縝密敘述」(thick description) 的方式重新建構九七年英國大選的過程及結果，並藉此提出兩項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即「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與「經濟投票」在英國大選中所扮演之角色。

關鍵詞：縝密敘述、黑色星期三、期中補選、良好感受指標、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

投稿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五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壹、前言

一九九七年英國大選結果已在五月二日全部揭曉，工黨一如民意調查所預料地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結束保守黨長達十八年的執政。雖然工黨重掌政權早在意料之中，但各界對其勝選因素則尚無定論。儘管如此，保守黨潰敗的跡象可由其黨員對歐盟議題之分裂而窺知一二。此外，工黨過去幾年致力於組織及政策上的調整，逐漸獲得選民的信賴。最後，保守黨長期執政，弊端叢生與醜聞不斷，甚至背棄承諾和罔顧民意，都造成選民普遍的不滿。[1] 上述原因反映在選票上，保守黨的慘敗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但是保守黨梅傑首相在位期間的經濟狀況已由衰退轉向復甦，失業人口已減少一百萬人，通貨膨脹率也從九二年的 5.7%降至今年三月的 2.7%，並且預估九七年經濟成長約達 3.2%。所以保守黨並非一無可取，只不過選民並不願意將繁榮的經濟歸功於保守黨。同樣地，觀察家也指出工黨與保守黨的政見差異不大，選擇工黨並不意味著完全唾棄保守黨的施政，很有可能是選民因爲確定工黨執政後會蕭規曹隨，故大膽支持工黨。上述的觀察多少道破工黨勝選的因素，但是它們並不能完全解釋九七年英國大選的前因後果。本文利用選舉期間所釋放出來的資料和評論，對於選前政治生態、競選過程的議題及策略、選舉的結果及意涵等做一詳盡的描述。目的在於透過驥爾茲 (C. Geertz) 所謂的「縝密敘述」(thick descriptions) 去重新建構九七年英國大選的過程及結果，並藉此提出幾項工黨勝選因素的假設，做爲日後經驗檢證之用。[2]

---

[1] 見拙著，〈睽違十八年工黨重掌權——英大選結果之觀察與前瞻〉，《中央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日，第五版。

[2] 驥爾茲對於印尼巴里島的田野調查研究獲得人類學界的高度肯定。而他採取「縝密敘述」的方法去解釋巴里島的親族關係、文化社會結構及道德觀念等更讓其他學科的學者肯定其研究方法的功效。 See C.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貳、選前背景分析

一、「黑色星期三」的震撼

一九九二年英國大選保守黨大爆冷門連續第四度擊敗工黨，在國會享有絕對多數達 21 席，並徹底粉碎工黨領袖金諾克 (Neil Kinnock) 入主唐寧街十號的美夢。選後，訪問調查專家紛紛質疑是否可以再相信英國的民意測驗，而英國學者則懷疑工黨是否還能贏得選戰，甚至有作者認爲保守黨長期執政使得英國更像日本的一黨獨大制。[3] 然而，保守黨勝選的蜜月期並沒有維持多久，特別是在九二年九月十六日的「黑色星期三」，英鎊被迫退出「歐洲匯兌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之後保守黨的支持率一落千丈，毫無回升的跡象。「黑色星期三」事件之始末繁雜，簡單的說英鎊在「歐洲匯兌機制」中必須與德國馬克維持穩定匯率，但兩德統一急需建設經費，德國央行遂提高利率，於是馬克相對英鎊變得非常強勢。理論上英國可以提高本國利率使英鎊與馬克抗衡，但英國經濟正值衰退期，失業人口高達兩百八十萬，基本利率高達 10%，保守黨政府正思索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提高利率無疑對英國經濟雪上加霜。然而英國財相拉蒙 (Norman Lamont) 卻宣布防衛高檔的英鎊幣值，真的不惜提高利率。後來仍不敵國際金融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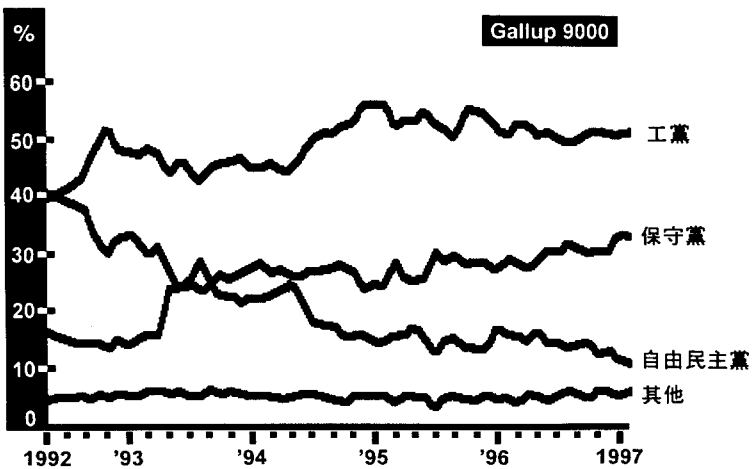
---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0.

[3] John Curtice, "What Future for the Opinion Polls? The Lessons of the MRS Inquiry," in C. Rallings, D. M. Farrell, D. Denver, and D. Broughton eds., *British Elections & Parties Yearbook 1995*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 139-156; A Heath, R. Jowell, J. Curtice, B. Taylor eds., *Labour's Last Chance? The 1992 Election and Beyond* (Aldershot: Dartmouth, 1994); H. Margetts and G. Smyth eds., *Turning Japanese? Britain with a Permanent Party of Government*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4).

壓力，在九月十六日棄守英鎊，遂使其鉅貶 30%。這「黑色星期三」事件，暴露了保守黨處理經濟危機的無能，使得保守黨一貫的捍衛英鎊，講究財政紀律，配合金融企業運作，及安全掌控經濟的聲譽一敗塗地，選民對其失望之餘，自然反應在其對保守黨支持率之上。圖一顯示九二至九七年英國各政黨支持率的變動情形。很明顯地保守黨支持率在九二年九月時大幅下降，到了九三年四月已降至 25%左右，此後便沒有多大的反彈。

圖一：英國各政黨支持率之變動情形， 1992-97



資料來源：蓋洛普民意調測驗 (Gallup 9000)；<http://www.bbc.co.uk/election97/polls/track92.htm>.

「黑色星期三」之影響不僅限於保守黨的支持率，它更粉碎了選民對政府的信心，並降低選民對梅傑首相的滿意程度。如表一所示，從九二年六月至八月，平均 49%的受訪者對梅傑首相的表現表示滿意，但到了該年十月至十二月時，只有 25%的受訪者對他表示

滿意。同樣的，在「黑色星期三」之前，有30%的受訪者認可政府的施政，但之後卻只有15%的人認可政府的施政。此外，傳統上選民信任保守黨掌控經濟的能力也瀕臨瓦解。如表二所示，九二年四月大選時有45%的人認爲保守黨掌控經濟的能力最佳，但到了十一月時只有27%的人信賴保守黨的掌控能力。相反地，選民對工黨掌控經濟能力的信心大增，這樣的趨勢一直延伸至九七年三月，當時有53%的人認爲工黨掌控經濟的能力最佳。這無疑是保守黨的致命傷，因爲選民一向不認同工黨的經濟政策，尤其六〇至七〇年代工黨執政時，企業國有化導致效率不彰，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工潮洶湧不退及賦稅偏高等都讓選民無法釋懷。但是「黑色星期三」之後，

表一：「黑色星期三」對梅傑首相和政府施政之影響 (%)

	1992年 6-8月	1992年 10-12月	變動率	1993年 1-12月
滿意首相表現	49	25	-24	23
認爲梅傑是最佳首相	41	23	-18	20
認可政府施政	30	15	-15	14

資料來源：蓋洛普民意測驗 (Gallup Polls)；筆者摘自 Ivor Crewe, "Electoral Behaviour," in D. Kavanagh and A. Seldon eds., *The Major Effect* (London: Macmillan, 1994), p. 109.

表二：掌控經濟的最佳政黨 (%)

	保守黨	工　黨
92年4月	45	38
92年9月初	41	36
92年10月	32	41
92年11月初	27	48
97年3月14-16日	34	53

資料來源：蓋洛普民意測驗；<http://www.bbc.co.uk/election97/analysis/jcfeel2.htm>.

選民對保守黨亦失去信心，再加上工黨政策趨於中庸，選民逐漸認同其經濟施政能力。

二、保守黨為歐盟議題而幾近分裂

保守黨的惡夢從「黑色星期三」才開始，尤其是黨內對歐洲整合看法分歧，幾近分裂。自從歐洲共同體（簡稱歐體）設立以來，保守黨員一直為著是否加入該組織而爭論不休。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保守黨的奚斯首相 (E. Heath) 也曾為了同黨後排議員 (backben-chers) 的反叛而傷透腦筋。一九七五年的公民投票贊成英國應繼續留在歐體內，往後的爭論轉向英國在歐體所應扮演的角色。一九七九年柴契爾夫人繼任首相，一改她過去的態度，轉而反對歐洲整合。[4] 在她統治的十一年中，保守黨的歐洲懷疑論者 (euro-sceptists) 不斷的成長茁壯，他們反對歐洲整合侵害英國的主權，反對共同社會勞工政策破壞英國勞工市場，反對單一貨幣政策侵害英國政府經濟政策的自主性，更有激進者要求撕毀羅馬條約 (Treaty of Rome)，重建英國「國會主權至上」的原則。[5]

表三比較柴契爾夫人執政前後所當選的保守黨國會議員對歐洲整合議題之態度。很明顯地在柴契爾夫人執政之後所當選的保守黨議員較其執政之前所選上的議員更加懷疑歐洲整合的正當性。例如，73%的一九五九至七四年間選上的保守黨議員同意歐體對英國的貢獻超過其弊害，但卻只有 58%的一九七九至九二年間選上的議員持相同的看法。同樣地，55%的七九年以後當選的議員認為歐洲

---

[4] 柴契爾夫人曾在一九七五年公民投票中，大力推動英國繼續留在歐體內，但是整個八〇年代，她卻反對擴大歐洲整合的層次及面向。

[5] 有關保守黨議員對歐體的懷疑態度，參考 D. Baker, I. Fountain, A. Gamble, and S. Ludlam, "The Blue Map of Europe: Conservative Parliamentarian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C. Rallings, D. M. Farrell, D. Denver, and D. Broughton eds., *British Elections & Parties Yearbook 1995*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 51-73.

單一貨幣表示英國主權國家的地位將終止，但卻只有37%的早期議員持相同看法。

表三：柴契爾執政前後之保守黨議員以及現任保守黨後排議員對歐洲整合的態度 (%)

歐洲整合議題	當選國會議員之時間及現任後排議員	強烈同意或同意	不同意亦不反對	強烈不同意或不同意
英國成爲歐體會員國是利多於弊	1959-74	73	7	20
	1979-92	58	8	34
	後排議員	59	9	32
贊成自由貿易者無法支持現行歐體	1959-74	20	7	73
	1979-92	37	11	52
	後排議員	32	11	57
英國國會應通過法案明示其立法優於歐體之立法	1959-74	27	13	60
	1979-92	61	18	21
	後排議員	56	16	27
歐洲單一貨幣的施行象徵著英國主權之終結	1959-74	37	7	56
	1979-92	55	9	36
	後排議員	51	11	38
英國應採行歐體的社會行爲標準	1959-74	10	10	80
	1979-92	4	0	96
	後排議員	5	2	93
農業政策應適用「補充原則」(Subsidiary) 而由各國自行決定	1959-74	60	10	30
	1979-92	71	4	25
	後排議員	72	5	23
1996 年的歐體政府會議 (IGC) 不應擴充歐體組織的權力	1959-74	77	7	16
	1979-92	92	4	4
	後排議員	88	5	7
解決「民主赤字」的要點在於強化各國國會對歐體立法程序的監督	1959-74	69	21	10
	1979-92	4	7	9
	後排議員	82	9	9
英國應杯葛「條件多數決」適用於外交及國防政策	1959-74	80	13	7
	1979-92	88	7	5
	後排議員	87	6	7
原則上應有一套歐體的工業投資策略	1959-74	23	7	70
	1979-92	11	14	75
	後排議員	16	14	70

歐盟執委員應喪失提案權	1959-74	50	7	43
	1979-92	64	7	29
	後排議員	61	4	35
單一歐洲軍隊會損害而非增強英國的安全	1959-74	60	13	27
	1979-92	78	11	11
	後排議員	73	12	15

資料來源：Conservative Parliamentarian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urvey, ESRC/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1994. 筆者摘自 D. Baker, I. Fountain, A. Gamble, and S. Ludlam, "The Blue Map of Europe: Conservative Parliamentarian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op. cit.*, Table 3-7, pp. 57-64.

附註：並非所有受訪者回答每一個問題。受訪者的平均總數 N=110（占 33% 的保守黨國會議員）；現任保守黨後排議員是指受訪時（即一九九四年）持有議員身分但未進入梅傑政府者，平均總數 N=90。

不但柴契爾執政後保守黨議員中的歐洲懷疑論者增加，而且在梅傑首相任內的保守黨後排議員也多持歐洲懷疑論。這使得梅傑政府倍受威脅，因爲如果這些保守黨後排議員反叛，則脆弱多數的梅傑政府 (保守黨在平民院之多數僅 21 席，且逐年遞減) 隨時有倒閣的危險。保守黨後排議員也充分利用梅傑的弱點，與政府討價還價，使其政策趨於歐洲懷疑論調。貝克、甘寶和魯德蘭 (D. Baker, A. Gamble, and S. Ludlam) 描述一九九三年英國政府批准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 簡稱馬約) 的過程便是最佳的例子。[6] 保守黨議員持懷疑論者起初拖延國會批准程序，於是當條約三讀投票前，國會共花了 210 小時去辯論 600 項修正條文。[7] 他們希望在時間上能拖過丹麥對馬約的全民複決，如果丹麥人民否決馬約，則英國自無批准的必要。可惜事與願違，丹麥在第二次公民複決批准了馬約，於是保守黨的歐洲懷疑論者退而求其次，希望英國也能舉

[6] D. Baker, A. Gamble, and S. Ludlam, "The Parliamentary Siege of Maastricht 1993: Conservative Divisions and British Ratification,"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47, No. 1, 1994, pp. 37-60.

[7] 見 Baker, Gamble and Ludlam, *ibid.*, 1994, p. 39.

辦公民投票複決馬約，他們深信一旦公投英國民眾會否決馬約的。但工黨洞察歐洲懷疑論者的拖延技倆，在國會並不支持公民複決的提案，於是歐洲懷疑論者只好轉而修正歐盟的「社會憲章」(social charter)，企圖把它修得面目全非，使工黨亦無法接受，進而摧毀整個條約。

梅傑政府企圖運用「皇室特權」(crown prerogative) 去規避表決懷疑論者和工黨對「社會憲章」的修正案。[8] 但在各黨及媒體的群起攻詰下，終將「皇室特權」撤回。此後保守黨政府小心翼翼的應付各項修正案，尤其當黨鞭無法掌握多數的情況下，梅傑政府大多讓步，只要不使條約無法批准，政府願意改採修正立場。但是對於「社會憲章」的修正案，政府希望能夠待馬約批准後才予以表決，而平民院議長亦做如此裁示。於是政府預定九三年七月廿二日舉行投票批准馬約：一項表決工黨的提案，即防止批准沒有「社會憲章」的馬斯垂克條約；另一項表決保守黨政府的提案，即批准馬斯垂克條約，但不加入「社會憲章」。雖然保守黨黨鞭極力說服，該黨的24位歐洲懷疑論議員仍不爲所動。於是七月廿二日表決時，贊成和反對工黨提案的議員人數剛好相等 (即 317 對 317 票)，根據慣例議長必須支持政府，所以工黨提案被否決了。[9] 但是由於保守黨歐洲懷疑論者的背叛，梅傑政府的提案 (即批准馬約但無社會憲章) 亦遭到否決 (反對者 324 票；贊成者 316 票)。梅傑立即宣布廿三日舉行信任投票，並將馬斯垂克條約置於這次信任投票之下，如果不批准馬約即視同不信任梅傑政府，而國會將被解散，屆時梅傑會與其

---

[8] 根據英國憲政慣例，在特別重要的政策如與外國政府的協定，政府可援引「皇室特權」而不須對國會負責，因為馬約的「社會憲章」屬於與外國的協定，故不須國會的批准，此刻國會的意志只是被阻礙而非被逆轉。

[9] 七月廿三日國會宣布昨天表決工黨提案，執政黨本來就以 317 票對 316 票否決工黨提案。當時的計票錯誤是保守黨黨鞭所造成。見 Baker, Gamble, and Ludlam, *op. cit.*, 1994, p. 44 and p. 57, note 11.

同黨的反叛者同歸於盡。在這種威脅下，保守黨的歐洲懷疑論者紛紛回籠，除了一名反叛者外，保守黨政府以 339 票對 299 票通過信任投票並批准了馬約。

不過這樣驚心動魄的批准過程也突顯保守黨的內部分歧嚴重，必須動用信任投票才能使反叛議員就範。馬約批准後，保守黨開始文攻武嚇整肅歐洲懷疑論者，而熱衷歐洲整合的保守黨議員也組成抗衡團體，稱「正面歐洲」(Positive Europe)，抗議梅傑政策偏袒歐洲懷疑論者。但歐洲懷疑論者組織健全，財源不斷，又有柴契爾及黨內大老支持，以及媒體的青睞，似乎操縱保守黨歐體政策走向，也促成多次黨內分裂危機。雖然保守黨曾於一八四六年爲了撤銷玉米法 (Corn Law Repeal) 和一九〇六年稅法改革而決裂，並造成該黨長期在野的經驗。[10] 但九三年的保守黨瀕臨分裂卻是爲了歐洲整合侵害了英國主權。這爭議直搗保守主義的靈魂，因爲保守黨一向以捍衛聯合王國主權、國會自主性，及大英帝國自居，故歐洲整合所帶來的「分攤主權」(pooled sovereignty) 與該黨理念格格不入，這也是爲何保守黨的歐洲懷疑論者如此堅持，又如此的陰魂不散。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四年已有 7 位保守黨內閣閣員爲了歐洲整合議題而辭職，在此期間反叛的保守黨議員也串連整合，只不過沒有在期中選舉公然反對保守黨候選人而已。

雖然保守黨全面分裂尚缺臨門一腳，但是該黨歐洲懷疑論者製造諸多紛擾，已使得英國民眾關心到底保守黨是否還能團結一致去統治國家。從表四我們知道選民對保守黨的形象越來越趨於負面評價。例如，在九二年 67%的民眾認爲保守黨是統合一致的，但到了九四年卻只有 10%的民眾持相同的看法。此外，九二年時有 84%的民眾認爲保守黨是能夠組成強勢政府的，但九四年時只剩下 32%

---

[10] 參考 D. Baker, A. Gamble and S. Ludlam, "1846...1906...1996? Conservative Split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64, No. 4, 1993.

的民眾持相同的看法。這種負面評價並未隨時間而改善，到了九六年只有9%的民眾認爲保守黨是統合一致的，只有27%的人認爲保守黨是強勢政府。

表四：保守黨的形象 (%)

認爲保守黨是：	1992	1994	1995	1996
秉持中庸之道	61	48	48	51
對所有階級都有利	39	19	19	24
能夠組成強勢政府	84	32	27	27
統合一致的	67	10	8	9

資料來源：*British Election Panel Study*; 筆者摘自 John Curtice, "What has Changed since 1992? Lessons from the British Election Panel Study," at <http://www. bbc.co.uk/election97/polls/jcbeps1.htm>.

三、保守黨醜聞接連不斷

保守黨的形象每下愈況除了因爲黨內不惜爲歐洲整合議題決裂外，也有部分原因可歸咎於某些保守黨員政治操守不佳，致使醜聞不斷。從九二年到九六年初經媒體披露的醜聞包括保守黨政務官員及議員的外遇、非婚生子女、虛報薪外所得、利用職權圖取免費餐會和假期、收受獻金代爲質詢、捲入伊拉克軍售案，以及多起未依法行政的事件等。並且因醜聞牽連而辭職的政務官員高達11人。[11] 儘管媒體揭發的醜聞不見得件件成立，但其報導頻率的暴增，則

[11] 在此期間，因文中所述之醜聞而辭職者計有 David Mellor (1992), Michael Mates (1993), Tim Yeo (1994), Alan Duncan (1994), Hartley Booth (1994), Sir Peter Harding (1994), Michael Brown (1994), Time Smith (1994), Neil Hamilton (1994), Allan Stewart (1995), Ruprrt Pennant-Rea (1995), and Richard Spring (1995). 另外，David Tredinnick 和 Graham Riddick 兩位保守黨議員也因收受獻金代為質詢而被暫停職權。內政部長 Michael Howard 及外交部長 Douglas Hurd 也於九

多少引發民眾高度的關切。從表五 A 我們知道在一九八六至八七年間僅有 21 件醜聞報導，占年度所有報導的 0.01%；但是到了一九九一至九二年間醜聞報導增加到 197 件，到了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間則暴增至 3479 件，占年度所有報導的 0.45%。[12]

表五 A：英國報紙對醜聞報導次數之變動，1986-95 年

年　　度	1986-7	1987-8	1988-9	1989-90	1990-1	1991-2	1992-3	1993-4	1994-5
年度醜聞報導次數	26	63	151	100	164	197	271	735	3479
占年度所有報導次數的百分比	0.01	0.02	0.05	0.03	0.04	0.04	0.05	0.10	0.45

資料來源：'Profile' Text Database; 筆者摘自 P. Dunleavy and S. Weir, "Media, Opin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p. cit.*, 1995, Table 1 (a), p. 57.

如果將醜聞報導次數與涉及醜聞的人事做相關分析 (如表五 B 所示)，則我們發現對政府官員及國會的醜聞報導從一九九二至九三年間占醜聞報導總數的廿分之一暴增至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間的三分之一。這種報導次數的激增無疑是達到了唐斯 (A. Downs) 的「議題關注循環」(issue attention cycle) 中「警示發現」(alarmed

---

四年十一月被法院裁定未依法行政。參考 C. Rallings, D. M. Farrell, D. Denver, D. Broughton eds., *British Elections & Parties Yearbook 1994, 1995, 1996* (London: Frank Cass, 1995, 1996), Chronology of Events 1993, pp. 230-240; Chronology of Events 1994, pp. 176-189; Chronology of Events 1995, pp. 236-248.

12 「醜聞」原本的英譯是 Scandal，但在本文則用來取代英文的 Sleaze，由於英國 Sleaze 的概念是指受委託人或被信任者的一些違反倫常或貪污的行為事蹟，而一般通俗用法則涵蓋政治人物在私生活違背倫常，在公共場合背棄操守，甚至脫法避法及貪污之事蹟等，故接近我們觀念中泛稱的醜聞。文中醜聞報導次數是從 'Profile' text database 中由電腦尋找 Sleaze 字眼而求得。詳見 P. Dunleavey and S. Weir, "Media, Opin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F. F. Ridley and A. Doig eds., *Sleaze: Politicians Private Interest & Public Re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4-68.

discovery) 的階段。[13] 如唐斯所預測的，英國民眾在此階段產生強烈的共識要求改革，而保守黨政府也成立獨立的「諾蘭委員會」(Nolan Committee) 來對政治人物操守及國會倫理做一全面檢討。不過爲數眾多的醜聞報導已使民眾對政治人物更加的不信任。根據摩理 (MORI) 民意測驗顯示，在一九八三年有 18%的受訪者相信政治人物的所言屬實，到了一九九三年卻只有 14%的人持相同看法。同樣的，信任政府官員所言屬實者也從八三年的 16%降至九三年的 11%。[14] 雖然民眾不見得能區分那一黨的政治人物涉及醜聞的情況較頻繁或嚴重，[15] 但就政黨的整體形象而言，民眾似乎認爲保守黨較爲腐敗。例如，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就顯示 73%的人認爲保守黨近來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的腐敗且惡名昭

表五 B：醜聞報導次數與涉及醜聞的人事，1992-95 年

	所有醜聞報導次數	國會及政府官員的醜聞報導次數	只有政府官員的醜聞報導次數	只有國會的醜聞報導次數	半自主的非政府組織 (Quangos) 的醜聞報導次數
1992-93	271	14	21	17	0
1993-94	735	211	132	61	49
1994-95	3479	1142	806	362	337

資料來源：P. Dunleavy and S. Weir, "Media, Opin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p. cit.*, 1995, Table 2, p. 58.

附註：在英國 Quangos 是指"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它們接受政府預算補助，提供公共財或政府性的服務，但卻不是政府機構的組成份子。

---

13 A. Downs, "Up and Down with Ecology—the Issue Attention Cycle," *Public Interest*, Vol. 28, No. 1, 1972, pp. 38-50.

14 見 R. Mortimore, "Politic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in F. F. Ridley and A. Doig eds., *Sleaze: Politicians Private Interest & Public Reaction*, *op. cit.*, 1995, p. 38.

15 例如，根據一九九四年十月 MORI 民意測驗，49%受訪者認為保守黨議員收受不當現金或禮物的情況並不會比其他黨議員嚴重多少。見 R. Mortimore, *ibid.*, 1995, p. 32.

彰，但卻只有21%的人認爲工黨給人腐敗的印象。[16]

四、工黨的黨務革新

當然保守黨長期執政弊端浮現，民眾質疑其執政操守及能力是理所當然的，可是近四分之三的人認爲保守黨非常腐敗，無疑是項警訊。然而保守黨的腐敗並不見得表示選民會自動地轉投工黨，選民必須相信工黨是個全民性的政黨且具有執政能力，才有可能支持工黨。就這點而言，工黨在過去五年的確努力地擺脫其工人階級政黨的色彩，降低工會對其影響力，並改採中庸的政策取向，以期望獲得選民的認同。然而到底「新工黨」(New Labour) 的改革幅度有多大呢？自從一九八三年英國大選工黨慘敗後，工黨在新黨魁金諾克領導下便致力於政策的調整。到了八七年大選時，工黨已不再堅持公有財產制，並願意降低賦稅，出售地方政府的國宅給租戶，而且贊成英國積極參與歐體事務。但是民眾並未查覺工黨政策的轉變，仍然存著刻板印象，認爲工黨會課徵較高的稅率，不放心其國防及通貨膨脹政策，甚至認爲工黨是受工會所操縱的。[17]

隨著八七年大選再度失利，工黨痛定思痛，決定全盤檢討其政策，於是在黨魁金諾克催生下成立七個政策檢討小組 (policy review groups)，負責淘汰不合時宜不受歡迎的政策。在產業貿易政策上，工黨主張「供給面的社會主義」，即將政府的角色侷限於規範、訓練、投資及研發上，並與產業界密切合作。在經濟財稅政策上，工黨一改傳統目標優先降低失業，反而主張優先降低通貨膨脹，限制政府開支及公債，提倡加入「歐洲匯兌機制」來穩定英鎊，並調整最低及最高稅率爲 20%及 50%。在國防政策上，放棄片面摧毀英

---

16 R. Mortimore, *ibid.*, 1995, p. 33.

17 見 D. Butler and D. Kavanagh,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92*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2) Ch. 3, pp. 44-45.

國核武的政策。在歐洲政策上，與歐體國家緊密連繫，特別是主張加入「社會憲章」。在憲政問題上，工黨倡導將貴族院改制成民選的參議院，制定人權憲章和資訊公開法，設置區域政府。不過工黨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也不準備進行選舉制度的改革，也不主張把「歐洲人權公約」納入英國法律。[18]

值得注意的倒是工黨與工會的關係生變。一九八九年布萊爾 (Tony Blair) 負責產業關係的政策研究小組，他說服工會領袖放棄要求所有工人都必須加入工會 (Closed Shop) 的政策。到了一九九〇年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簡稱 NEC 或全執會) 同意把工會的「集團投票」(block vote) 在黨員代表大會所占的份量從 90% 降低至 70%，並建議未來工會「集團投票」份量應降低至 50%，而且允許工會割裂投票。此外，工黨全執會亦通過遴選國會議員候選人應採用一人一票的原則，並建議在未來十年工黨國會黨團成員至少應有一半是女性。[19]

雖然經過組織及政策上的調整已使得工黨更像歐陸的社會民主黨，但是民眾是否改變對工黨的刻板印象呢？是否這些改變使工黨更接近民眾的政策偏好呢？政策改變是否使選民願意投票給工黨呢？席斯和喬威爾 (A. Heath and R. Jowell) 分析一九八七至九二年「英國選舉研究」(British Election Studies ，簡稱 BES) 之訪問調查資料發現英國選民認爲工黨在核武政策、失業與通貨膨脹政

---

18 Butler and Kavanagh, *ibid.*, 1992, pp. 48-54.

19 所謂「集團投票」是指工會依其貢獻工黨的黨費及會員數目多寡來分配投票權，依附工黨的會員越多或貢獻黨費越多的工會投票權力越大，但工會投票是一致投票，不能將工會集團票分割，例如單一工會內有 40% 的票支持某議題和 60% 的票反對該議題的情況是不被允許的，改革後工會被允許這種「割裂投票」。Butler and Kavanagh, *ibid.*, 1992, p. 58; J. Fisher,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6), pp. 67-70.

策、賦稅與支出政策、國有化及私有化政策等有些改變。[20] 如表六所示，到了一九九二年，選民就感覺到工黨上述政策明顯的右傾，尤其是核武政策最爲明顯，而保守黨雖然沒有改變政策，但自梅傑繼任黨魁後也被選民誤認爲政策左傾。換句話說，選民認爲工黨及保守黨的政策趨向中間。

表六：選民對自己及政黨政策偏好位置的認知，1987-92

	選民自己			工　黨			自由民主黨			保守黨		
	1987	1992	變動	1987	1992	變動	1987	1992	變動	1987	1992	變動
核武政策	5.1	4.7	-0.4	2.0	3.5	+1.5	4.9	4.7	-0.2	8.1	6.5	-1.6
失業和通貨膨脹政策	3.6	3.5	-0.1	2.2	2.8	+0.6	3.8	4.0	+0.2	6.6	6.8	+0.2
賦稅及支出政策	4.4	4.3	-0.1	2.8	2.9	+0.1	4.4	3.9	-0.5	7.3	7.2	-0.1
國有化及私有化政策	6.5	5.8	-0.7	2.8	3.4	+0.6	5.6	5.4	-0.2	9.4	8.8	-0.6
綜合政策	4.9	4.6	-0.3	2.5	3.2	+0.7	4.7	4.5	-0.2	7.9	7.4	-0.5
樣本數 N (Minimum)	1534	1533		1505	1462		1262	1230		1507	1481	

資料來源：1987-92 BES Panel Study, Weighted Data. 筆者摘自 Heath and Jowell, "Labour's Policy Review," *op. cit.*, 1994, Table 11.1, 11.2, 11.4., p. 194, 196.

附註：量表 1-11；1 表示同意左邊陳述，11 表示同意右邊陳述，6 表示中間看法。

陳述：①政府應該銷毀所有核子武器 ——————— 政府應該增加核子武器。

陳述：②政府應優先解決就業問題 ——————— 政府應優先控制物價水準。

陳述：③政府應增稅並應增加醫療及社會服務開支 — 政府應減稅並減少醫療及社會服務。

陳述：④政府應國有化更多的私人企業 ——————— 政府應變賣更多的國營企業。

在這期間選民對上述政策的偏好也逐漸左傾，可是這是否意謂著選民認爲工黨政策較接近其偏好呢？席斯與喬威爾比較八七年及九二年選民的認知，發現在核武政策上選民認爲工黨政策最接近

---

20 一九八七年工黨政策改革後，在核武政策上已不再主張政府應片面銷毀核武；工黨也不再主張優先處理就業，反而主張控制通貨膨脹；工黨也不主張大量增稅大量開支；也不再堅持國有化政策。A. Heath and R. Jowell, "Labour's Policy Review," in Heath, Jowell, and Curtice eds., *Labour's Last Chance*? *op. cit.*, 1994, pp. 191-212.

其偏好的比例變動不大，但在國有化及私有化政策上，選民認爲工黨政策最接近其偏好的比例從八七年的 26.3% 增加至九二年的 32%。認爲保守黨政策最接近其偏好者的比例也降低了 7.2%。[21] 從表七我們也知道那些在八七年認爲保守黨私有化政策最接近其偏好但在九二年卻認爲工黨最接近其偏好者，在九二年投給工黨的比例增加 13%；同樣地，政策偏好從中間轉向工黨立場者在九二年投給工黨的比例也增加 10.3%。如果減掉政策偏好轉趨保守並在九二年轉投他黨者的比例，根據席斯及喬威爾的估算，工黨政策改變對工黨得票率的影響大概是增加 1.1%。經過多元對數極限迴歸分析並控制其他變數，他們發現這個影響力仍然在統計上是顯著的。[22]

表七： 工黨政策檢討 (Policy Review) 的選舉效應
(關於國有化及私有化政策)

	工黨得票的變動百分比		
	選民偏好最接近工黨 (1992)	選民偏好最接近中庸政黨 (1992)	選民偏好最接近保守黨 (1992)
選民偏好最接近工黨 (1987)	+4.4 (17)	-0.7 (7.3)	+10.0 (2.4)
選民偏好最接近中庸政黨 (1987)	+10.3 (11.3)	+5.7 (16.2)	+0.6 (7.2)
選民偏好最接近保守黨 (1987)	+13 (3.8)	+6.8 (12.1)	+1.6 (22.7)

資料來源：1987-92 BES Panel Study, Weighted Data; 筆者摘自 Heath and Jowell, "The Policy Review," *op. cit.*, 1994, Table 11.7, p. 200.

附註：括弧數字代表所占的樣本比例。

---

21 席斯及喬威爾也發現大部分選民不認為核武政策是重要的議題，也許是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國防安全問題變得不太重要。因此，核武政策的顯著性 (salience) 降低，選民對該政策變動較不關切。見 Heath and Jowell, *ibid.*, 1994, p. 198.

22 我們必須注意工黨政策改變對其得票的增加率有可能被高估，因為選民可能會覺得自己偏好較接近工黨政策，但卻與其政策改變無關。例如在一九八七至九二年間失業的人較有可能拋棄保守黨認同工黨政策且進一步投給工黨，但這些

其實工黨政策改變對選民投票取向的影響力如此之小並不意外，因爲礙於政治資訊成本，選民通常不會詳讀政見，但是政策變動的累積卻會轉變選民對政黨的印象，進而間接地影響投票取向。根據「英國選舉研究」的訪問調查，認爲工黨極端者的比例從一九八七年的49.9%降至一九九二年的 29.2%。也誠如我們所預期的，那些在八七年認爲工黨極端但在九二年卻認爲工黨中庸的人在九二年投給工黨的比例增加 9.2%。(如表八所示) 如果扣掉那些認爲工黨在九二年更極端並轉投他黨者的比例，我們發現工黨因形象改變而增加的得票率約是 2.3%。我們可以將政策改變的直接影響力加上形象改變的間接影響力而得到工黨改革所增加的得票率是 3.4%。[23]

表八：工黨形象的選舉效應 (關於工黨是否極端)

	工黨得票的變動百分比		
	認爲工黨中庸 (1992)	不知道 (1992)	認爲工黨極端 (1992)
認爲工黨中庸 (1987)	+3.4 (27.2)	-9.5 (1.6)	-5.6 (5.2)
不知道 (1987)	+3.9 (9.5)	+0 (0.6)	+3.8 (2.2)
認爲工黨極端 (1987)	+9.2 (31.8)	+10.7 (3.5)	+0.9 (18.4)

資料來源：1987-92 BES Panel Study, Weighted Data; 筆者摘自 Heath and Jowell, "The Policy Review," *op. cit.*, 1994, Table 11.9, p. 202.

附註：括弧數字為所占的樣本比例。

據估計工黨在一九九二年所獲得的席次必須增加 90 席才能過

人並不一定知道工黨政策的改變。有關估算方法，參考 Heath and Jowell, *ibid.*, 1994, p. 201.

23 席斯及喬威爾的多元對數極限迴歸分析發現工黨形象改變的影響力及其政策改變的影響力，兩者並未重複，因此我們可以將其加總。見 Heath and Jowell, *ibid.*, 1994, p. 202.

半數執政。這大概需要8%的選票從其他政黨流入工黨才行。[24] 因此工黨政策改變所增加的得票比例顯然是不足以致勝。但進一步地使工黨政策趨向中間也不見得產生更大的選票效應，因爲在九二年已有45%的選民認爲工黨是個中庸政黨，所以工黨未來想在政策上迎合中間選民也未必有利可圖。何況再將政策往中間移動，可能會觸怒黨內左派人士，搞不好演變成分裂的局面。不過這也不表示工黨已無任何改進的空間。幾個困擾工黨已久的問題像是黨內派系林立、黨工意識形態對立，以及與工會共存共生的關係，都使得選民無法立即信任工黨政策改革的誠意。

諾里斯 (Pippa Norris) 的分析顯示在國有化與私有化政策、核武政策、歐體政策，及賦稅支出政策上，一般選民和工黨黨員及政治人物的認知顯然有明顯的差距。[25] 如表九所示，82%的工黨黨員及75%的工黨政治人物喜歡更多的私人企業國有化，但卻只有48%的工黨支持者及24%的所有選民持相同的看法。很有趣的是工黨黨員對該議題居然比其政治人物更爲極端，這也難怪儘管工黨政治人物致力於政策中庸化，但選民則懷疑其熱心黨員的態度依然是左傾極端的。[26] 另外，從表九我們亦發現保守黨政治人物對私有化政策也採極端立場，其極端之程度尤甚於保守黨員及其支持者甚多。最後，我們也知道保守黨政治人物彼此間對此議題分歧的程度比工黨政治人物間的分歧程度小，這意謂著工黨內部仍有待整合共識。

---

[24] 見 Butler and Kavanagh, "Labour: Seek Electability," *op. cit.*, 1992, p. 65.

[25] P. Norris, "Labour Party Factionalism and Extremism," in Heath, Jowell, and Curtice eds., *Labour's Last Chance? op. cit.*, 1994, pp. 173-190.

[26] 須注意的是在其他政策面向，工黨黨員不見得比其政治人物更極端，例如諾里斯的資料亦顯示在賦稅及支出政策上工黨政治人物比其黨員更極端，只不過兩者差距極小。見 Norris, *ibid.*, 1994, p. 182.

表九：對國有化及私有化政策的態度

	偏好百分比						
	更多國有化	不變	更多私有化	量表平均數	分裂程度	極端程度	樣本數目
工黨黨員	82	17	1	1.2	.44	-.8	498
工黨政治人物	75	25	1	1.26	.46	-.74	486
工黨支持者	48	46	6	1.58	.60	-.42	764
自由民主黨支持者	24	62	14	1.89	.60	-.11	380
自由民主黨政治人物	13	76	12	1.98	.49	-.02	286
所有選民	24	52	24	2	.69	0	2625
所有政治人物	34	29	38	2.04	.84	.04	1533
保守黨支持者	7	51	43	2.35	.60	.35	1045
保守黨員	2	32	66	2.64	.51	.64	294
保守黨政治人物	1	9	90	2.89	.33	.89	582

資料來源：British Candidate Study (BCS 92); BES 92, 筆者摘自 Pippa Norris, "Labour Party Factionalism and Extremism," *op. cit.*, 1994, Table 10.1, p. 177.

附註：問卷題目：一般而言您是否偏好：①更多企業被國有化 ②不變 ③更多企業被私有化。分裂程度是由量表標準差所測量；極端程度是指各類別量表平均數與「所有選民」量表平均數的差距所測量。

其實工黨爲了勝選，黨內異議份子已非常的節制，但是工黨與工會關係藕斷絲連，選民仍然不放心。[27] 所以工黨新任黨魁史密斯 (John Smith) 藉著九二年大選挫敗的震撼，壓抑反改革聲浪，終於在九三年工黨黨員代表大會中以些微差距通過了下列改革方案：第一，接受全執會建議，將工會的「集團投票」在黨員代表大會所占的份量降至 70%，並預期未來降至 50%。此外，也允許工會割裂投票。第二，在黨魁選舉人團 (leadership electoral college) 中，工

27 經過十年的柴契爾統治，工會力量已被削弱許多，選民也不再認為工會是個嚴重的問題。但是九二年選民無法信任工黨掌控經濟的能力，多少是因為工黨與工會的連繫。見 P. Webb, "Reforming the Labour Party-Trade Union Link: An Assessment," in D. Broughton, D. M. Farrell, D. Denver, C. Rallings eds., *British Elections & Parties Yearbook 1994*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p. 1-13.

會只能控制三分之一選票；工會在選區部分的黨魁選舉人團，取消其「集團投票」，而改由付費的黨員及工會會員投票。第三，在提名國會議員候選人的辦法上，工會支會在選區黨團不再控制 40% 選票；而改由選區黨團成員以一人一票的原則選舉產生。此外，只有登記的黨員，即工會會員願意多付黨費給工黨者，才被授予投票權。[28] 這波工黨改革的最佳體現便在於工黨黨魁的遴選過程是依工黨議員和歐洲議會議員、工會，以及其基層黨員各占三分之一投票權值，而且由黨員一人一票原則產生，相較於保守黨推薦黨魁方式，工黨顯然更加民主化，而外界也給予很高的評價。

工黨與工會關係的調整只是改革的第一步驟而已，隨著史密斯的驟然逝世及年輕的布萊爾繼任黨魁，工黨現代化的腳步加快。其中以廢除工黨黨綱第四條 (Clause IV) 最引人注目。黨綱第四條強調工黨追求生產工具的公有化，它象徵著工黨是個階級式的政黨。因此，對它的任何挑戰及更動直接危及工黨黨員的認同。[29] 前工黨領袖蓋茲凱爾 (H. Gaitskell) 曾於一九五九年試圖改變它，但不幸失敗，同時也付出極大的代價。布萊爾捲土重來挑戰黨綱第四條，所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根據李威 (M. Levy) 的統計，18.2% 的工黨後排議員反對更改黨綱第四條。[30] 即使是同意更動黨綱的議員也是基於選票的理由，他們期待黨綱的更動可以消除選民的疑慮。不過，布萊爾的優勢在於工黨長期在野的經驗，使得大多數黨員即使反對也默不出聲。

實際上誠如工黨前首相威爾森 (H. Wilson) 所言，生產工具公

---

28 P. Webb, *ibid.*, 1995, p. 2.

29 H. Drucker, *Doctrine and Ethos in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9), p. 38.

30 M. Levy, "Modernization and Clause IV Reform: The Attitudes of Labour Backbench MPs," in D. Farrel, D. Broughton, D. Denver, J. Fisher eds., *British Elections & Parties Yearbook 1996*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 183.

有化的黨綱是工黨的神話，不但選民不知其細部內容，就連歷任工黨政府也未曾切實執行。[31] 然而布萊爾成功的廢除黨綱第四條不但具有象徵意義，而且更具有選票的實質利益。因爲它代表新工黨與舊工黨已劃清界限，讓選民不再懷疑工黨只是屬於工人階級。此外，整個工黨的改革已使選民不再認爲工黨是被工會所操縱。的確，一九九七年三月的摩理民意調查顯示，57%的受訪者認爲未來的工黨政府不會被工會所控制。[32]

五、期中選舉保守黨節節敗退

隨著選民態度的轉變，工黨亦在地方政府選舉及期中補選節節獲勝。英國的地方政府選舉及期中補選常被選民用來表達對執政黨的不滿，因此可被視爲對中央政府施政的公民複決。[33] 但是期中的抗議不滿通常隨著大選日期逼近而漸漸退卻，選民將會逐漸回籠兩大黨。不過，回籠到保守黨的情形在九七年大選並不明顯。首先，我們可以比較一九九二年大選結果與一九九三至九七年間國會議員補選的結果。如表十所示，九三至九七年初共舉行 18 次期中國會議員補選，保守黨沒有贏得任何一個席位；相反地，工黨獲得了 12 個議席，而自由民主黨也贏得 4 個席次。如果比較得票率的變

---

31 T. Bale, "The Death of the Past: Symbolic Politics and the Changing of Clause IV," in D. Farrel et al. ed., *British Elections & Parties Yearbook 1996*, *ibid*., p. 162.

32 MORI 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一至廿四日對 1932 位 18 歲以上的英國公民所做的民意調查，其結果公布於三月廿七日的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筆者自網路取得。

33 英國地方政府選舉並非年年都在全國各地舉行。有些地方政府委員 (Local Councillors) 任期四年，但每年僅選三分之一的委員，故連選三年，而第四年卻沒有選舉。因此比較地方選舉各黨得票比例與大選時各黨得票比例是不正確的。不過英國國家廣播電台 (BBC) 已經克服困難，將地方選舉結果比重加權，而得出全國性的各黨得票比例。見 J. Curtice and C. Payne, "Local Elections as National Refrendums in Great Britain," *Electoral Studies*, Vol. 10, No. 1, pp. 3-17.

動，保守黨的得票率比九二年大選時相同選區的得票率少了20.1%，而工黨和自由民主黨則分別增加了 3.6%和 8.5%。平均得票擺動率 (swing rate) 不利於保守黨達 11.86%。特別在原保守黨所控制的選區，平均得票擺動率不利於保守黨高達 15.53%。保守黨沒有守住任何席次。[34] 另外，在工黨所控制的九個選區補選中工黨大獲全勝，保住所有席次。

表十：英國之1994年歐洲議會選舉暨1993-97年國會議員期中補選結果

	得票率%	變動率%*	席 數	得票率%	變動率%**	席 數
保守黨	27.9	-14.8	18	19.4	-20.1	0
工黨	44.2	+8.9	62	41.4	+3.6	12
自由民主黨	16.7	-1.5	2	24.4	+8.5	4
蘇格蘭民族黨	4.2	+1.9	2	5.2	+2.5	1
其他	6.9	+5.4	3	9.6	+2.9	1

資料來源：一九九四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數據，筆者摘自 D. Butler and M. Westlake, *British Politics and European Elections 1994*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257-261; 一九九三至九七年期中補選結果，摘自 D. Boothroyd, "Online Results of By-Elections since the 1992 General Election," <http://www.keele.ac.uk/depts/po/table/brit/e97/byelec.htm>.

附註：* 表示與一九九二年大選得票率之比較；

**表示與一九九二年大選相同選區內得票率之比較。

表十亦顯示工黨在一九九四年歐洲議會選舉大有斬獲，不但得票率增加 8.9%，而且席次亦從 45 席增加至 62 席，成爲歐洲議會社會主義黨團內握有最多席次的政黨。自由民主黨的表現不如預期，雖然得票率降低，但是仍然囊獲兩席，爲該黨創黨以來首度有代表進駐歐洲議會。倒是保守黨的表現出乎意外的傑出。選前的民

---

[34] 所謂得票擺動率是指原保守黨支持者再次投給保守黨及轉投工黨的變動率。而平均得票擺動率是將 18 次的補選的得票擺動率加以平均。參考 D. Boothroyd, "Online Results of By-Elections Since the 1992 General Election," <http://www.keele.ac.uk/depts/po/table/brit/e97/byelec.htm>.

意調查曾一度悲觀的預測保守黨的席次數目會降至 10 個以下，但是結果保守黨仍有 18 位歐洲議員當選。儘管得票率已降至 27.9%，但是似乎有止跌回升的跡象。對保守黨而言這無疑是項鼓舞，但我們若觀察地方政府選舉的結果，則保守黨的前景並不樂觀。

一九九二年五月英國地方區政府 (District) 選舉，保守黨挾著大選勝利的餘威再度攻城掠地。雖然在英格蘭的區政府選舉中保守黨得票率稍微降低，但其表現仍然遠勝過工黨，並且是自一九七七年以來保守黨表現最佳的一次地方選舉。[35] 工黨則時運不佳，不但得票率較一九八八年的區政府選舉爲低，而且其票倉——西中部 (West Midlands) 也被保守黨入侵。唯一可告慰的是在英格蘭南部的保守黨基地，工黨候選人表現較佳。

但工黨很快便掃除陰霾，一九九三年五月的地方縣政府 (county) 選舉，保守黨兵敗如山倒，在南英格蘭保守黨所控制的縣政府只剩白金漢縣 (Buckinghamshire)。同時，保守黨的縣府委員 (county councillors) 也比工黨少了四百多位。有趣的是保守黨在英格蘭選區的得票率雖然高於工黨的得票率，可是當選的縣府委員卻比工黨少，[36] 主要原因是保守黨的中產階級鐵票生銹。不滿的中產階級選民不但不缺席，反而出席投票給自由民主黨，因此投票率越高的選區也見越多的選票從保守黨流入自由民主黨。[37] 經過這次地方選舉，三分之二的英國縣政府已經沒有一黨能夠獨享權力，必須與其他黨聯合執政。最大的贏家是自由民主黨，該黨左右逢源聚集

---

35 保守黨在英格蘭區政府選舉的得票率約為 41.8%，較低於四月大選時的 45.5%，不過仍較高於工黨得票率的 36.6%。見 "No Respite," *The Economist*, 16 May 1992, p. 80.

36 保守黨得票率為 39.5%，工黨則為 39.3%，兩者相差不大。見 Paul Smith, "1993 Local Election Results," <http://www.keele.ac.uk/depts/po/table/brit/1993results.htm>.

37 "Tories Out," *The Economist*, 15 May 1993, pp. 70-71.

抗議票，因此在英格蘭的得票率高達 29.3%，比九二年大選時得票率的 19.29%高出 10%。

自由民主黨在地方政府選舉不斷地成長茁壯。一九九四年五月的地方選舉，該黨在英格蘭南部挑戰保守黨，尤其在保守黨控制的社區 (ward)，自由民主黨的選票增加了 15%，比該黨在其他區域所增加的 9.6%選票高出許多。雖然整體而言保守黨只比自由民主黨的選票少了 0.2%，但是保守黨所獲得的席次數目卻比自由民主黨少了三分之一。[38] 不但如此，自由民主黨也威脅工黨所控制的社區，在這些社區，工黨得票率比其全國平均得票率少了一半。與一九九〇年的英格蘭地方選舉相比，工黨九四年的得票率降低了 3%，保守黨降低了 5%，自由民主黨增加了 11%。因此，保守黨在英格蘭都會區已淪落爲第三大黨，在蘇格蘭則淪爲第四大黨。[39]

一九九五年及九六年的地方政府選舉再度展現保守黨的潰敗跡象。在九五年都會區 (metropolitan districts) 的選舉，保守黨的得票率只及工黨的三分之一，並且輸掉了 137 席次。在縣轄行政區 (shire districts) 的選舉中保守黨的得票率約爲工黨的一半，並輸掉了 1756 席，工黨則增加了 1369 席，自由民主黨也增加了 490 席。[40] 到了九六年的地方選舉整個趨勢已確定，工黨一枝獨秀，保守黨只能與自由民主黨爭第二名，而在許多區域自由民主黨已是第二大黨了。由於地方政府選舉的得票率常帶有區域性的偏差，所以如果將其與全國大選得票率相比較，則有可能產生誤謬。因此表十一將地方政府選舉的得票比例加權調整，得出全國性的得票率。從

---

38 主要原因是英國所採行的「小選區制」，不利於第三黨，保守黨在地方選舉已滑落成第三黨，故蒙受其害。"The Tories Revolt," *The Economist*, 14 May 1994, pp. 63-64.

39 見"The Tories Revolt," *ibid.*, 1994, p. 63.

40 見 D. Farrel et al. ed., *British Elections & Parties Yearbook 1996*, *op. cit.*, 1996, "Appendix: Local Elections 1995," p. 261.

表十一我們知道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的得票率相差不大，倒是工黨則遙遙領先，如果持續這種趨勢，則工黨應可贏得大選。

表十一： 1993-96 年英國地方政府選舉之各黨得票比例反應在全國性選舉時之得票率 (%)

	1993	1994	1995	1996	1992大選
保守黨	31	27	25	27	41.9
工黨	41	42	46	43	34.4
自由民主黨	24	27	24	26	17.9

資料來源：D. Farrel et al. ed., *British Elections & Parties Yearbook 1996*, *op. cit.*, 1996, Appendix, Table 4.5, p. 263.

六、客觀經濟指標的好轉

不過工黨也不會太樂觀，因爲根據過去的經驗選民每逢全國性大選便會集中投票給兩大黨，表十一列出的九二年大選結果便是一例。所以保守黨仍有所冀望，尤其是梅傑政府深信只要經濟狀況好轉，人民感受良好 (feel good)，則保守黨仍可獲勝。的確，如果檢視客觀的經濟指標，我們發現英國經濟復甦強勁。表十二顯示一九九二至九七年各種客觀的經濟指標。英國的失業人口已從九二年的兩百八十一萬降至九七年的一百七十六萬人。通貨膨脹也從九二年的 3.7%降至九六年的 2.4%，利率從九二年九月最高時的 12%降至九七年五月的 6.25%。而公共部門支出也維持在 40%GDP 水準左右。最令人羨慕的是公共部門債務也從九二年度的 6%GDP 降至九七年度的 2.5%。如果任何國家有資格加入歐洲單一貨幣體系，英國是最有資格的會員國之一。

表十二：1992-97 年英國客觀經濟指標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失業人口 (百萬)	2.81	2.91	2.63	2.31	2.11	1.76
年通貨膨脹 (%)	3.7	1.6	3.4	3.4	2.5	2.9
基本利率 (Base Rate %)	12	6	5.25	6.75	6.25	6.25
年度公共部門支出占GDP百分比	43.5	43.5	42.75	42.25	41.25	40
年度公共部門債務占GDP百分比	6	7	3.25	4.5	3.5	2.5

資料來源：筆者自網際網路<http://www.bbc.co.uk/politics97/background/stats/empfac.shtml>; <.../jnffac.shtml>; <.../intfac.shtml>; <.../pubfac.shtml>; <.../sbfac.shtml>取得。

附註：① 九七年的失業人口及通貨膨脹率指前三個月的平均；基本利率則取九七年五月六日數據；公共部門支出及債務是指九七及九八年度預測。

② 基本利率取調整公布日期之利率。例如，九二年九月十六日；九三年一月廿六日；九四年二月八日；九五年二月二日；九六年一月十八日。

③ 年度公共部門支出及債務，九二年是指九二及九三年度以此類推。

雖然保守黨梅傑政府政績斐然，但民眾是否親身感受呢？從圖一的保守黨支持率，我們知道選民並沒有隨著客觀經濟指標的好轉而更加支持保守黨。但是從表十三的訪問調查結果，我們的確發現選民對未來個人經濟前景感到樂觀。也就是說，他們已經感受到英國經濟狀況的好轉，但是選民似乎不願意將這項成就歸功於保守黨，或者選民不再認爲經濟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議題了。但不論如何，選民在九七年三月對未來個人經濟狀況感覺良好是達到了梅傑政府的目標。姑且不論選民是否會將其良好的感覺轉成對保守黨的支持，這是保守黨宣布大選的最佳契機，因此保守黨只能放手一搏了。

表十三：1992-97 年選民之感覺良好指標 (feel good factor)

	感覺良好指標
1992 年 4 月	+13
1995 年 1 月	-2
1996 年 1 月	-6
1997 年 1 月	-1
1997 年 3 月 14-16 日	+6

資料來源：蓋洛普民意測驗，筆者自 <http://www.bbc.co.uk/election97/analysis/jcfeel1.htm#credit>取得。

附註：感覺良好指標是指在問卷中回答對未來 12 個月個人經濟狀況將會變佳的樂觀者百分比減掉對個人經濟狀況預期變壞的悲觀者的百分比。

參、競選期間的策略及議題

隨著選民對未來經濟狀況感到樂觀，一般也預料梅傑首相將在一九九七年四月解散國會舉行大選。不料三月初媒體披露國會醜聞，涉及 15 位國會議員收受獻金代爲質詢 (cash-for-questions)，梅傑首相爲了避免國會紀律及特權委員會 (The Standards and Privileges Committee) 所委託的唐內先生 (Sir Gordon Downey) 於大選期間公布其調查結果，遂於三月十八日敦請女王解散國會，三月廿一日通知國會休會，並於三月廿三日宣布投票日期爲五月一日。因此展開了廿世紀最長的競選過程 (爲期達六個星期)。[41]

41 倫敦《衛報》(*the Guardian*) 首先揭發保守黨議員漢彌爾敦 (Neil Hamilton) 收受獻金代為質詢的醜聞。隨後該報又指出其他議員涉案，多數為保守黨議員，雖然梅傑否認其宣布競選期間與上述醜聞有關，但媒體卻認為時間過於巧合，實乃梅傑希望調查結果於大選之後再公布。詳見 P. Wintour and A. McSmith, "Starting Pistol Shots Tories in the Foot," *The Observer*, 23 March 1997, pp. 1-7. <http://www.election.guardian.co.uk/news/230397_22.html>.

一、各黨的競選策略

梅傑希望藉著冗長的競選過程轉移選民對醜聞的注意力，並且發動宣傳攻勢，強調「新工黨，新危險」("New Labour, New Danger")，期望能再次嚇阻選民轉投工黨。一方面有鑑於工黨政策趨於中庸，並有模仿保守黨政見之嫌，保守黨文宣採用「可口可樂策略」("coca cola strategy")，建議選民如果喜歡保守黨政策就投給貨真價實的保守黨，而非仿冒保守黨政策的工黨。[42] 另一方面，保守黨也強調其執政經驗及績效爲工黨所難以望其項背。

儘管保守黨和工黨之政策偶有相似之處，保守黨也特別指出在憲政、教育及歐洲問題上，保守黨與工黨政策是截然不同的。梅傑本人尤其相信保守黨的致勝關鍵是憲政問題。[43] 保守黨指出工黨主張權力下放給地方，並透過公民投票賦予威爾斯及蘇格蘭議會相當的實權，一旦成功將會使聯合王國四分五裂。此外，保守黨也意圖抹黑工黨親歐洲政策是放棄國家主權，置英國百姓生計於歐盟官僚的好惡之下。最後，保守黨警告選民工黨仍是個「徵稅暨開支」(tax and spend) 的政黨，工黨不增稅不透支的承諾並不足採信，因爲工黨終將屈服於公共部門工會的擴張需求之下。反觀保守黨一貫的經濟政策雖然偶有傷及人民，但長期以來帶給英國繁榮進步則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保守黨再度呼籲選民不要讓工黨執政破壞當前經濟榮景，而誠如其政見主題所示，「只有保守黨值得您的完全信賴」("You can only be sure with the Conservatives")。

但是保守黨這種恐嚇策略是否能夠成功則值得懷疑，因爲九七年英國大選已不是頭一次「別讓工黨破壞經濟榮景」和「該換人

---

42 見 Robin Oakley, "The Initial Battlelines," <http://www.bbc.co.uk/election97/alysis/oakley.htm>.

43 見"Background," 1 May 1997, p. 5. <http://www.bbc.co.uk/politics97/background/pastelec/ge97.shtml>.

做看看」的大對決 ("Don't let Labour Ruin it" vs. "Time for a change")。根據山德斯 (David Sanders) 的分析，保守黨在九二年大選投票前夕曾說服選民「不要讓工黨破壞即將轉好的經濟榮景」，所以才促使梅傑意外獲勝。[44] 工黨挨了這計悶棍自然不會重蹈覆轍。尤其是在選戰揭幕時工黨支持率已遙遙領先保守黨達20%，所以自無冒進的必要。而這種守成的心態也充分地反映在其競選策略上。首先，相對於保守黨不盡其數的政見，工黨只公布五項競選承諾，誠如布萊爾所言：「我寧願承諾有限的政見並且把它們完成也不願意漫天喊價卻不見執行。」[45] 其次在競選總幹事曼德森 (Peter Mandelson) 的統籌帷幄下，工黨下令黨工「閉嘴坐穩」("sit-tight and shut-up")，並且仿效美國總統柯林頓的競選策略，設立「迅雷反駁小組」(rapid rebuttal unit) 來駁斥保守黨的抹黑攻勢。此外，布萊爾也拒絕與梅傑在電視上公開辯論，以防保守黨扳回劣勢。如前所述工黨在過去五年已致力改變形象及革除不受歡迎的政策，特別是對具有爭議的問題均採曖昧模糊的立場，因此工黨絕不同意透過辯論的方式來澄清其「策略性的模糊」。於是選民只能知道工黨所反對的政策，但卻不清楚其所主張的政策。從這個角度來看，工黨的競選策略是消極的。但工黨亦有其積極的一面，尤其在得票擺動率低於 8% 便可使工黨獲勝的選區，工黨總動員挨家挨戶的拉票，同時亦不斷地郵寄傳單及錄影帶給浮動選民，使他們能信任工黨執政。最後，工黨亦以牙還牙採用負面文宣攻擊保守黨，布萊爾甚至宣稱如果再給保守黨五年執政，則英國百姓將會遭受保守黨課徵食物的加值稅 (VAT)，並且終止退休金及全民醫療服務。工

---

[44] D. Sanders, "Why the Conservatives Won-Again," in A. King et al. ed., *Britain at the Polls 1992*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Inc., 1993), pp. 171-222.

[45] "Labour's Campaign," 1 May 1997, p. 4, <http://www.bbc.co.uk/politics97/background/pastelec/ge97lib.shtml>.

黨敦請人民想像保守黨執政時爲所欲爲無人制衡的慘狀，無異是要嚇走保守黨的潛在支持者。所以整體而言九七年的競選過程仍是以負面恐嚇文宣爲主軸。[46]

可是英國已非純正的兩黨制。第三大黨自由民主黨不斷在期中地方選舉成長茁壯，儼然已是英國第三政治勢力。該黨也是唯一在競選過程中直言政策議題的政黨。自由民主黨領袖艾許當 (Paddy Ashdown) 譏諷兩黨政策模糊：「他們採取相同的開支上限，相同的徵稅計劃，但卻同樣地無法解釋如何去支付其競選承諾。」[47] 相反地，唯有自由民主黨願意告訴民眾，該黨準備多課徵一便士 (Pence) 的所得稅來支付其教育改革方案。此外，該黨也一改以往對兩大黨採「等距離」的立場，這次自由民主黨宣稱如果三黨不過半的話，他們願意支持工黨組閣。不過該黨也嚴正聲明他們會忠實地扮演反對黨的角色，該黨會依照英國國家利益去支持或反對工黨政府。最後，鑑於財源拮据，自由民主黨只能挑選五十個選區全力輔選。相對於兩大黨之競選經費，自由民主黨的全部經費只夠支付兩大黨的文宣海報而已，因此該黨之競選策略是精簡應戰，重點突破。[48]

二、選民所關心的議題

儘管各黨競選活動已如火如荼的進行，但是民眾對於選戰內容並不感興趣，甚至認爲無趣。四月十日的 NOP 民意調查顯示， 68% 的回答者認爲到目前爲止 (已屆四週) 競選活動一點都不有趣。四月十五日 MORI 民意調查亦顯示， 53% 的受訪者未曾觀看電視上

---

[46] 有關工黨競選策略及文宣，詳見 "Labour's Campaign," *ibid.*, pp. 1-7.

[47] "The Liberal Democrat Campaign," 1 May 1997, p. 3, <http://www.bbc.co.uk/politics 97/background/pastelec/ge97lib.shtml>.

[48] 詳見"The Liberal Democrat Campaign," *ibid.*, pp. 1-4.

各政黨的競選宣傳。[49] 主要原因可能是選民認爲選舉應是政黨陳述其政見，而非一味地攻擊對手。四月十五日 MORI 的民意調查顯示，65%的受訪者認爲選舉應以陳述自己政見爲主，可是 63%的受訪者亦深感目前選戰只是一味地負面攻擊他黨。[50]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兩大黨政策太模糊或太相近，引發不起選民的興趣。四月十日 NOP 民意調查顯示，38%選民認爲工黨已改變得太像保守黨或根本不知工黨主張爲何。

雖然如此，選民似乎已有定見，對於其所關心的議題也意有所指。表十四列出選民認爲重要的多項競選議題。我們知道從九六年十二月到選戰前夕的九七年三月，被選民認爲重要的議題變動不大。選民所關切的是：教育、失業、歐盟問題、公共秩序、社會福利，及全民醫療服務等。相反地，保守黨所最擅長的議題如賦稅、經濟、私有化、通貨膨脹、國防外交等議題較不受選民重視。至於偶發事件如狂牛症則更不爲人所重視。到了選戰第三週的民意調查(四月八日) 認爲教育、失業，及全民醫療服務重要的選民比例增加許多，這些議題乃工黨所最擅長的。可是認爲經濟和賦稅議題重要的選民比例也有所增加，只不過其增加以後的選民比例仍不及認爲教育、失業，或全民醫療服務重要的選民比例。換句話說，工黨所擅長的議題較受選民所重視。[51]

---

49 NOP Polls for *the Sunday Times*, 10 April 97, p. 4; <http://www.maires.co.uk/elec-n/week2.html>, 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15 April 97, p. 5, <http://www.ge97.co.uk/mori/mori_apr15_ 97.html>.

50 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15 April 97, *ibid.*, pp. 4-5.

51 保守黨擅長的議題包括：經濟、賦稅、歐盟、通貨膨脹、公共秩序、外交國防等議題。嚴格來說，只有其公共秩序議題為 51%選民所青睞，但該議題自從工黨政策轉向後，已不為保守黨所獨占，工黨同樣主張強硬對付犯罪者。另外，歐盟議題在選民心目中的重要性卻不升反降，在四月八日的民調中只有 22%民眾認為其投票取向會受歐盟議題所影響，這是保守黨所冀望的議題，但似乎是落空了。

表十四：1997年英國大選選民認為重要之議題 (%)

	96年12月6-9日	97年2月21-24日	97年3月21-24日	97年4月8日
全民醫療服務	42	48	49	68
教育	38	45	43	61
失業	35	38	39	49
歐盟問題	38	35	33	22
公共秩序／犯罪	37	27	28	51
經濟	24	18	18	30
退休金或社會福利	14	13	15	39
住宅政策	10	10	6	22
環保	4	5	6	20
道德及個人操守	7	8	5	NA
通貨膨脹	4	4	4	NA
濫用毒品藥物	6	5	3	NA
賦稅	4	5	3	33
種族或移民問題	3	3	3	NA
狂牛症	2	2	2	NA
私有化	2	2	2	NA
地方政府或地方稅	2	1	2	NA
國防外交	2	2	1	12
愛滋病	NA	1	1	NA
動物福利	NA	1	1	NA
核武或戰爭	NA	1	1	10
其他	NA	13	12	2
不知道	NA	2	3	2

資料來源：MORI for *the Times* Polls: 6-9/12/96; 21-24/2/97; 21-24/3/97; 8/4/97.

附註：① 問卷題目：What would you sa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acing Britain today?
What do you see as other important issues facing Britain today?

② 8 April 97 之問卷題目稍有不同，其題目是：
Looking ahead to the General Election, which, if any of these issues do you think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you in helping you decide which party to vote for? (MULTICODE OK)

至於那些政黨對上述幾項重要議題持有最佳政策，選民也似乎已有定見。從表十五我們知道選民一直認爲工黨對教育和全民醫療服務持有最佳政策。但是在其他議題上選民的態度是有所轉變的。例如，在經濟政策上，二月民調顯示保守黨遙遙領先，但到了投票前一週 (四月廿五日) 的民調，保守黨領先的幅度縮小至 4%。同樣地，在歐盟議題上原本保守黨一直占上風，但是到了四月廿五日的民調，居然有 35%的選民認爲工黨有最佳政策，而只有 30%的選民認爲保守黨有最佳政策。在公共秩序的議題上傳統保守黨的優勢已逆轉。選戰前夕，工黨與保守黨在該議題上是不分上下；但是到了投票前一週，工黨已遙遙領先保守黨了。

表十五：1997 年英國大選選民對各政黨在重要議題是否有最佳對策的認知 (%)

	教育	歐盟	經濟	賦稅	全民醫療服務	公共秩序/犯罪
97年2月21-24日(MORI)						
保守黨	17	34	44	31	10	33
工黨	45	24	29	33	58	32
自由民主黨	14	9	8	9	7	6
其他或無	6	15	6	8	5	8
不知道	19	17	13	19	19	21
97年4月8日 (MORI)						
保守黨	21	25	33	28	15	28
工黨	40	24	26	29	47	29
自由民主黨	15	6	5	11	9	5
其他或無	4	9	6	6	5	7
不知道	21	36	29	27	24	30
97年4月10日 (NOP)						
保守黨	19	32	33	33	NA	25
工黨	36	29	34	33	NA	33
自由民主黨	21	7	7	5	NA	7
其他	1	4	1	1	NA	1
不知道	24	28	25	27	NA	35

97 年 4 月 17 日 (NOP)						
保守黨	NA	NA	37	37	14	NA
工黨	NA	NA	32	29	54	NA
自由民主黨	NA	NA	9	6	13	NA
其他	NA	NA	1	1	1	NA
不知道	NA	NA	21	26	19	NA
97 年 4 月 25 日 (NOP)						
保守黨	19	30	36	34	14	21
工黨	44	35	32	35	55	39
自由民主黨	22	8	9	5	14	9
其他	1	5	3	3	5	3
不知道	13	23	20	23	23	29

資料來源：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21-24/2/97; 8/4/97, NOP Polls for *the Sunday Times*: 10/4/97; 17/4/97; 25/4/97.

附註：問卷題目：Which of the parties do you think has the best policies on these issues?

三、競選期間民意之項背

然而選民態度上的轉變並不代表他們一定會依其政策偏好去投票。[52] 選民必須相信政黨有誠意且有能力去實現競選承諾，否則投票給誰並無實質差異。由於過去幾年政治人物醜聞暴增，導致一般民眾無法相信政治人物所言屬實。於是雖然各黨的競選承諾不盡其數，四月十七日 NOP 民調仍顯示，80%的受訪者不相信政治人物所言屬實。[53] 不過選民對政黨的信任感因黨而異。三月廿四日的 MORI 民調顯示，39%的受訪者相信工黨執政後會信守競選承諾，但只有 18%的受訪者相信保守黨會信守承諾。更令人訝異的是

[52] 選民政策偏好的改變可能是由於厭惡保守黨，並以其政策偏好改變合理化其厭惡感。所以選民並不一定得投給持有最佳政策的政黨。欲評估各政黨政見的選票效應，我們運用席斯及喬威爾的方法。(如前文所述) 但由於 BEPS 92-96 訪調資料尚未公開，以及受限於篇幅，筆者在此無法著墨，容後專文詳述。

[53] 見 NOP Polls for *the Sunday Times*, 17 April 97, p. 4, <http://www.maires.co.uk/election/week3.html>.

70%的選民確信保守黨執政後會違背承諾，而認爲工黨政府會違背諾言者也達 47%。[54] 選民較不信任保守黨的原因可能是保守黨曾違背九二年大選時不增稅的承諾。相對於保守黨背信的殘譽，選民對工黨的誠信則多持懷疑的態度。甚至 25%的選民認爲工黨會不擇手段地承諾一切以求勝選。[55] 同樣地，選民對政黨領袖的信賴程度亦好不到那去，但是民眾似乎較信賴工黨的布萊爾。[56]

不但民眾較信任工黨及其領袖，他們對工黨的執政潛力也予以較佳的評價。選戰結束前一週的 MORI 民調 (四月廿二日) 即顯示， 34%的選民認爲工黨擁有最佳的領導陣容，清楚其政策所在，並且全黨團結一致。相對地，只有 21%的選民認爲保守黨擁有最佳領導組合；僅有 11%選民認爲保守黨有統合一致的政策。[57] 選民對保守黨不合的印象多少與該黨候選人在選戰中公開反對黨的歐盟政策有關。受到「公民複決黨」(The Referendum Party) 候選人的威脅，許多保守黨候選人紛紛採反歐盟立場。競選期間又有 230 位保守黨候選人接受反「歐洲單一貨幣」的商人 Paul Sykes 的獻金，而公開反對黨中央的政策。梅傑只好讓步，給予保守黨候選人較大的表達自由，但堅持保守黨的政務官應嚴守政府立場。不久之後，另一位保守黨衛生部政務官辭職以表示其反對單一貨幣的立

---

54 見 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21-24 March 97, p. 4, <http://www.ge97.co.uk/mori/mori_mar_97.html>.

55 見 NOP for *the Sunday Times*, 10 April 97, *ibid.*, pp. 2-3.

56 信任梅傑、布萊爾，和艾許當的選民比例分別是 25%、32%和 20%。見 NOP Polls for *the Sunday Times*, 10 April 97, *ibid.*, p. 3. 民眾較信任工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何的解釋都是初步的觀察。首先保守黨執政十八年違背承諾者眾，選民記憶猶新。相對上工黨因在野，無法違背競選承諾。選民對工黨最大的疑慮在於工會及其左傾政策，但工黨之改革多少也排除民眾這項疑慮，再加上布萊爾的形象清新，比較上選民似乎較能信賴工黨。

57 見 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22 April 97, pp. 3-4, <http://www.ge97.co.uk/mori/mori_apr24_97.html>.

場，這時梅傑只好被迫全面讓步，答應執政後同黨議員可以在該議題上自由投票。[58] 於是競選期間保守黨有不同版本的歐盟政策，自然給予民眾分裂的印象。在過去，分裂的政黨一定會受到選民的懲罰，一九八三年工黨分裂，選舉慘敗便是一例。九七年大選幾近分裂的保守黨似乎也難逃此劫。選戰開始之際便倒戈至工黨的全英發行量最大的《太陽報》(*The Sun*) 公開宣稱保守黨是個「疲憊、分裂，且毫無方向」的政黨，不值得人民支持。[59] 更糟的是四月十七日 NOP 民調指出，至少有 27%的選民因保守黨對歐盟議題不合而較不願意投給該黨。[60]

保守黨既得不到人民信賴，本身又幾近分裂無執政能力，則似乎是該換人做看看的時機了。的確，四月廿二日 MORI 民調顯示，共有 66%的受訪者認爲是該換人做看看的時候了。其中有 28%的受訪者以爲雖然保守黨已爲英國經濟復甦奠下根基，但仍認爲是該換人執政的時候了。[61] 此外，當被詢問到如果大選結果是保守黨獲勝，則 40%的選民感到失望或非常失望；但若工黨獲勝，則 50%的選民表示高興或非常高興，另外亦有 25%的選民雖不表高興但可以接受工黨執政。這表示 75%的選民並不反對工黨執政，而他們的感覺是歡喜勝過憂愁。[62]

四、競選活動是否決定選局呢？

無怪乎工黨在選舉期間民意調查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除了四月廿三日英國《衛報》公布的 ICM 民調顯示工黨領先保守黨的

---

[58] 見"The Conservative Campaign," 1 May 1997, pp. 1-7, <http://www.bbc.co.uk/politics97/background/pastelec/ge97con.shtml>.

[59] 見"The Conservative Campaign," 1 May 1997, *ibid.*, p. 1.

[60] NOP Polls for *the Sunday Times*, 17 April 97, *op. cit.*, p. 3.

[61] 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22 April 97, *op. cit.*, p. 4.

[62] NOP Polls for *the Sunday Times*, 17 April 97, *op. cit.*, pp. 4-5.

幅度從 14%降至 5%外，其他民調公司如蓋洛普同日的調查結果仍顯示工黨領先保守黨的幅度達到 21%。[63] 工黨這樣的領先幅度與其競選開始時的領先幅度相似。儘管各黨宣傳活動激烈進行了五週，選民的投票取向似乎不爲所動。這是否意味著工黨勝選因素不受競選活動所影響呢？我們可以引用下列證據加以說明。首先，我們比較選民長期的投票取向和競選期間投票取向的平均變動率。如表十六所示，支持工黨的選民比例一直超過支持保守黨的選民比例達 15%以上。九五年工黨支持率領先保守黨更是超過 30%，雖然九六年工黨領先幅度縮小至 21.7%，但競選期間所做的四十七次民意調查亦顯示平均工黨支持率領先保守黨仍達 18.5%。換句話說，即使競選文宣發生作用，它只是縮小 3.2%工黨領先幅度，並不足以使保守黨反敗爲勝。

表十六：比較長期和短期選民投票取向及其對政黨黨魁評價之變動(%)

	1993	1994	1995	1996	競選期間
工黨領先保守黨的幅度 (支持率)	15.7	26.7	31.8	21.7	18.5
史密斯／布萊爾領先梅傑的幅度 (最佳首相人選)	10.8	20.3	25.2	NA	15.6

資料來源：① 九三至九五年 Gallop Polls: monthly averages for voting intention.
② 九六年數據取 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6-9 Dec. 1996; 自六月廿一至廿四日到十二月六至九日共七次民調。
③ 競選期間投票取向的 47 次民意調查，取自 Robert M. Worcester, "Where were Those 'Shy Tories'?" 23 May 1997, 筆者從<http://www.ge97.co.uk/mori/rmw.html>取得；最佳首相人選數據取自 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1, 15, 22, 29 April 1997, 4 次民調。

附註：所有數據乃平均值。

63 M. Kettle and M. White, "Poll Shock for Labour," *The Guardian*, 23 April 97, pp. 1-2, <http://www.election.guardian.co.uk/sites_stats/sitestsintro. html>.

其次，選民對於最佳首相人選也一直心有所屬，不爲競選活動所改變。同樣地我們比較長期和短期選民對兩黨黨魁的評價。如表十六所示，認爲工黨領袖爲最佳首相人選的選民比例一直超過認爲保守黨黨魁爲最佳首相的選民比例達 10%以上。布萊爾領先梅傑的幅度曾高達25.2%，並且高於史密斯領先梅傑的幅度。據筆者估計，從九三至九五年底史密斯領先梅傑的幅度僅達 11.8%，而布萊爾領先梅傑的幅度則高達 24.7%。所謂「布萊爾效應」(Blair's effect) 似乎言之有物，但是我們必須小心詮釋政黨領袖的選舉效應。根據克魯與金恩 (Ivor Crewe and Anthony King) 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只有一九六四年及七四年二月的英國大選結果真正受到政黨領袖的特質所影響。即使是九二年競選期間，保守黨與工黨支持率並駕齊驅，同時梅傑大幅領先金諾克情況也並未如預期般帶給保守黨大量的選票。所以他認爲政黨領袖的選舉效應並不尋常，通常也不具決定性，頂多只是間接影響罷了。[64] 更何況九七年的大選並不是一個好例子，因爲布萊爾領先梅傑的幅度和工黨領先保守黨的幅度都很大。因此如果工黨大勝，我們很難區分是政黨還是個人的因素使然。不過進一步的分析是必要的。由於九六年的民調資料尚未取得，故無法比較競選期間和九六年的選民評價。但是布萊爾領先梅傑的幅度縮小至 15.6%似乎告訴我們競選活動有其一定的影響力，只不過本次選舉其影響力並不具決定性罷了。

最後我們觀察競選期間選民投票態度的轉變。如表十七所示，確定出席投票的選民比例隨著選戰進行而先降後升。可能多少受競選文宣影響，選民由篤定趨向懷疑，然後逐漸下定決心出席投票。不過選民態度變動的幅度並不大，尤其是願意出席投票者一直維持

---

64 見 I. Crewe and A. King, "Did Major Win? Did Kinnock Lose? Leadership Effects in the 1992 Election," in A. Heath et al. ed., *Labour's Last Chance? op. cit.*, 1994, pp. 125-148.

在86%到90%之間。此外，競選期間可能改變心意轉投他黨者的比例也逐漸降低，但是選戰五週後的民調顯示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選民可能改變心意。只有到最後一週，拿定主意者的比例才達73%，而可能改變心意者則降至21%。可見得整個選戰過程選民遲遲未決的態度變動不大。就那些可能改變心意的選民而言，欲轉投給保守黨者的比例一直維持在15%左右，而欲轉投工黨者則維持在21%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欲轉投自由民主黨者卻在最後一週躍升至28%。這是比較不尋常的現象，因爲英國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容易使第三黨支持者採取策略性投票而集中選票於兩大黨。但是九七年大選似乎不符合這項預測。筆者以爲欲轉投自由民主黨者的驟增可能是因爲選民厭倦保守黨但又不願直接投給工黨，猶豫至最後一刻始決定轉投自由民主黨。雖然自由民主黨無能力獨立組閣，但是選民這次似乎優先考慮讓保守黨垮台，不計由誰組閣，於

表十七：1997年英國大選期間選民態度的轉變 (%)

	3月21-24日	4月1日	4月8日	4月15日	4月22日	4月29日
確定出席投票	66	63	62	64	68	71
願意出席投票*	86	87	86	89	90	89
確定投給某黨	67	71	68	69	70	73
可能改變心意轉投他黨	30	25	28	27	26	21
轉投給：						
保守黨	15	14	15	14	16	13
工黨	26	24	23	22	21	23
自由民主黨	25	26	20	29	19	28
其他	15	12	16	12	17	17
不知道	19	24	26	25	29	19

資料來源：MORI Polls for *the Times*: 21-24/3/97; 1/4/97; 8/4/97; 15/4/97; 22/4/97; 29/4/97.

附註：*表示確定，非常可能及可能出席投票的選民比例加總。

是造成筆者所謂的「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65] 除了上述的跡象外，我們知道選民態度轉變不大。雖然競選活動可能影響選民投票取向及其對各黨黨魁的評價，但現有的資料亦顯示競選活動的影響力並不足以決定選局。在這種情形下，九七年大選的工黨勝選因素可能早決定於選戰開始之前。

六、英國大選預測

由於競選期間的民調結果變動不大，因此一般預料工黨終將獲勝，爭議之處只是獲勝差距多寡而已。有鑑於九二年大選民調失敗的慘痛經驗，各民調公司均採保守預測。最明顯的例子是 ICM 的民意調查，該公司特別考慮保守黨潛在支持者但不願意透露其投票取向的受訪者，並且據此向下調整工黨領先保守黨的幅度，故其最後一次預測工黨領先僅達 10%。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登利維 (Patrick Dunleavy) 亦考慮執政者的優勢 (incumbency effect) 而預估工黨得票比例將超過保守黨達 11%，若轉換成席位數目，則他預測工黨最佳結果應是超過總席次半數達 50 席。[66] 後來選舉結果顯示工黨得票率超過保守黨達 13%，工黨席位超過半數達 89 席，所以 ICM 與登利維教授的預測都嫌保守。如果以最佳預測點來看，蓋洛普的最後一次民調預測 (即工黨領先保守黨 14%) 最接近選舉結果。如果以預測的平均誤差值來看，則 ICM 的平均誤差值最低。綜合而

---

65 筆者提出「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的概念主要用以區別傳統的「策略性投票」。後者主張選民會投給有執政機會的政黨；前者的主要假設包括在競爭激烈的邊際選區，選民會協同將選票集中於最有希望擊敗執政黨的反對黨上。於是在自由民主黨最有希望擊敗保守黨候選人的選區，選民會集中選票於自由民主黨。表十七中，選民在最後一週表示願意轉投自由民主黨可能是這種「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的初步跡象。

66 P. Dunleavy, "How Will Electicn 97 Work Out?" 28 April 97, pp. 1-3, <http://www.ge97.co.uk/news_archive/28_04/2804dumleavy.html>.

言，九七年英國大選的民調預測是戰後第三準確的 (僅次於七九年及八三年的大選預測)，故多少挽回民調公司的顏面。[67]

肆、選舉結果之初步分析

五月二日選舉結果揭曉並不令人意外。如表十八所示，工黨大勝獲得 419 席和 44.5%的選票，占國會絕對多數達 179 席，此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工黨在國會擁有的最大多數。保守黨則慘敗僅獲得 165 席和 31.2%的選票，此乃保守黨自一八三二年以來最差的一次表現。此外共有破記錄的 7 位內閣大臣落敗未能連任，其中還包括了國防及外交部長。自由民主黨也有突破性的進展，雖然得票率 17.3%較九二年的低，但卻囊獲 46 席，此爲英國第三黨自一九二九年以來表現最佳的一次。從表十八我們也知道在原工黨掌握的選區並無任何一席落敗。相反地，工黨從其他黨手中搶得 145 席。至於保守黨尋求連任的國會議員則有 126 位落敗，也未能從其他黨中搶

表十八： 1997 年英國大選結果

	Lab	Con	LibDem	UUP	SNP	PLC	SDLP	SF	DUP	Ind	UKUP	Total
Gains	145		30	1	3			2		1	1	183
Seats Held	274	165	16	9	3	4	3		2			475
Losses		177	2				1		2		1	183
Seats	419	165	46	10	6	4	3	2	2	1	1	659
MPs out		126	3				1		1			132
MPs returned	236	124	17	8	4	4	3		2		1	397
New MPs	183	41	29	2	2			2		1		262
Average vote %	44.5	31.2	17.3	37.3	22.1	9.9	24.1	16.8	27.5	60.2	35.1	
Overall share %	43.2	30.7	16.8	0.8	2.1	0.5	0.6	0.4	0.3	0.2	0.0	
Change %	+9.6	-11.4	-1.3	-0.4	+0.5	+1.1	+0.5	+5.3	+3.7	0.0	+35.0	

[67] M. Kettle, "Pollsters Restore Tarnished Reputation," *The Guardian*, 3 May 1997, <http://www.election.guardian.co.uk/news/1997_05_03_31461.html>.

得任何一席，可見得保守黨是處於挨打的局面。

此外，九七年大選也破了幾項記錄，第一，有利於工黨的平均得票擺動率達 10%乃自一九四五年來最高的一次，有些選區甚至高達 20%以上。第二，保守黨僅取得 165 席，是該黨一九〇六年以來第一次未能取得 200 個以上的席位。第三，本次大選保守黨未能在蘇格蘭及威爾斯取得任何席次。在蘇格蘭這是自一八三二年以來的頭一次；而在威爾斯則是自一九〇六年以來的頭一次。第四，自由民主黨在溫徹斯特 (Winchester) 以兩票之差擊敗保守黨對手，此乃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獲勝差距最小的一次。第五，本次大選也破記錄的選出 120 位女性國會議員，並首次有一位回教及一位同性戀的候選人當選國會議員 (兩位皆屬工黨)。[68]

雖然本次選舉工黨有 101 位女性候選人當選，但這並不表示女性已進入英國的主流政治。誠如狄普洛克 (Shelagh Diplock) 所言：「絕大多數初次當選的工黨女性議員是來自工黨的邊際選區，她們拜工黨大勝所賜而當選，也極可能因選風丕變而落敗。」[69] 因此我們應多觀察幾次選舉再下結論。再則若分析新當選的 419 位工黨議員的背景資料，我們發現工黨國會黨團成員大多不是工會人士或工人階級，勉強稱得上藍領階級或工會人士者共有 37 名，其他如大學講師及一般教師共 104 名、律師 28 名、新聞從業人員 32 名，甚至有公司主管 16 名當選國會議員。若就教育程度而言，共有 239 位議員 (占 57%) 唸過大學，其中有 68 名是牛津和劍橋大學之校友，占所有工黨議員人數的 16%。此外工黨議員也相當年輕，五十

---

68 見"Election Records and Achievements: The Best and the Worst," *BBC Election 97*, 2 May 1997, <http://www.bbc.co.uk/election97/news/0501/ records.htm>.

69 見"Things Can Only Get Better for Women in Parliament," *BBC Election 97*, 2 May 1997, p. 1, <http://www.bbc.co.uk/election97/news/0501/ women.htm>.

歲以下的議員共 237 位 (即 56%)，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年僅 24 歲。[70]

一、「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是否整垮了保守黨？

工黨之所以能使大批年輕的、新進的，或女性的候選人當選，依照其競選總幹事曼德森的解釋是因爲「新工黨」的新人新氣象受人民所肯定。但若依照保守黨黨團幹事長毛銀內 (Dr. Brain Mawhinney) 的看法，則是因爲策略性投票整垮了保守黨。[71] 前者稍嫌誇大「新工黨」形象政見的選票效應，不過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後者的講法則只說對了一半，不過卻有現成的脈胳可尋。首先，ICM 投票前夕的民意調查顯示工黨支持率有下降趨勢，但並無九二年般大量轉投保守黨的跡象。ICM 的「選後調查」更顯示，不少選民在最後一刻轉投工黨及自由民主黨。[72] 其次，選後發現在原工黨及原保守黨掌握的選區投票率一樣高。這要不是工黨支持者特別熱心出席投票，就是保守黨支持者故意缺席。[73] 後者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因爲保守黨支持者不願投票給工黨，則很可能策略性缺席，使得保守黨候選人以些微差距落敗。

此外，我們也可以觀察各黨得票率及席次的區域分布。如表十九所示在全英格蘭選區自由民主黨得票率較九二年低，但是其所囊獲的席次數目卻比九二年多了 24 席，這可能表示在個別選區選民彼此協調，有效地將票集中在最大反對黨上。例如在工黨爲最大反對黨的選區，原自由民主黨支持者策略性投票給工黨，造成工黨候選人當選，但自由民主黨在該選區的得票率就較九二年低。同理，

---

70 見"Analysis: The 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s 419 Members," *The Observer*, 2 May 1997, pp. 1-2, <http://www.keele.ac.uk/depts/po/table/brit/e97/poststat.htm>.

71 見"Labour Wins Landslide Victory," *BBC Election 97*, 1 May 1997, pp. 2-3, <http://www.bbc.co.uk/election97/news/0501/lead.htm>.

72 見 M. Kettle, "Pollsters Restore Tarnished Repartation," *op. cit.*, 1997.

73 見"Labour Wins Landslide Victory," *op. cit.*, 1 May 1997, p. 3.

在自由民主黨最有希望擊敗保守黨的選區，原工黨支持者策略性投票給自由民主黨，於是造成自由民主黨候選人當選。但因獲勝差距較小的選區較多，所以整體而言，雖然自由民主黨得票率較低，但仍獲得較多的席次。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英格蘭的東南區、西南區和大倫敦地區。過去這些區域乃自由民主黨最有希望擊敗保守黨的地方，這次選舉自由民主黨以較少的選票獲得更多的席次似乎是「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的徵兆。

表十九：1992 年暨 1997 年英國大選各黨得票及席次之區域分布

REGIONS		% SHARE OF VOTE		NUMBER OF SEATS	
		97'	92'	97'	92'
England	Con	33.7	45.5	165	319
	Lab	43.7	33.9	329	195
	Lib Dem	17.9	19.2	34	10
Wales	Con	19.6	28.6	0	6
	Lab	54.7	49.5	34	27
	Lib Dem	12.4	12.4	2	1
	PC	9.9	8.8	4	4
Scotland	Con	17.5	25.7	0	11
	Lab	45.4	39	56	49
	Lib Dem	13	13.1	10	9
	SNP	22.1	21.5	6	3
Great Britain	Con	31.4	42.8	165	336
	Lab	44.4	35.2	419	271
	Lib Dem	17.2	18.3	46	20
South East	Con	41.3	54.5	73	106
	Lab	31.9	20.8	36	3
	Lib Dem	21.4	23.4	8	0
South West	Con	36.7	47.6	22	38
	Lab	26.4	19.2	15	4
	Lib Dem	31.3	31.4	14	6
Greater London	Con	31.2	45.3	11	48
	Lab	49.5	37	57	35
	Lib Dem	14.6	15.2	6	1

West Midlands	Con	33.7	44.8	14	29
	Lab	47.8	38.8	44	29
	Lib Dem	13.8	15	1	0
East Midlands	Con	34.8	46.6	14	28
	Lab	48.1	37.4	31	14
	Lib Dem	13.5	15.2	0	0
North	Con	22	33.4	3	6
	Lab	61.2	50.6	32	29
	Lib Dem	13.2	15.5	1	1
North West	Con	27.1	37.8	7	27
	Lab	54.2	44.9	60	44
	Lib Dem	14.3	15.8	2	2
Yorkshire and Humberside	Con	28	37.9	7	20
	Lab	51.8	44.4	46	34
	Lib Dem	16.1	16.8	2	0
East Anglia	Con	38.7	51	14	17
	Lab	38.3	28	8	3
	Lib Dem	17.9	19.5	0	0

資料來源："The Election. The Statistices. How the UK Voted on May 1st," *BBC Election 97*, 5 May 97, pp. 2-3, <http://www.bbc.co.uk/election97/news/0505/stats.htm>, Butler and D. Kavanagh,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92*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2), Table A1.2, pp. 286-287.

另一方面，在英格蘭的其他區域自由民主黨的得票率雖然維持九二年的水準，但卻無法大舉囊獲席次。尤其是過去工黨表現最佳的區域，如西中區、東中區、北區、西北區、約克縣和漢伯塞區等，自由民主黨幾乎無所進展。這是「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的另一證據，因爲既然這些選區是工黨大本營，而工黨又是全國最大的反對黨。假如自由民主黨候選人在這裡挑戰工黨候選人，則選民爲了防止保守黨再度執政，可以直接投給工黨，並不需假手於自由民主黨。況且若是將選票分散在兩大反對黨上，也可能造成保守黨漁翁得利意外獲勝。所以在這種情形下，不但自由民主黨得票率減少，而且其囊獲席次的數目也未能增加。

在蘇格蘭方面，「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的最大受惠者應是「蘇格蘭民族黨」(SNP)，該黨的席次比九二年增加一倍（至 6 席），卻僅維持 22%左右的選票。最大的輸家則歸保守黨，雖然獲得 17.5%的選票，但卻未能取得任何席次。在威爾斯，工黨一向表現良好，因此自由民主黨及威爾斯民族黨並無突破性的斬獲。可見得「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是有地域之別的。筆者雖然藉著分析各黨得票率與席次之區域分布來闡述「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之概念，但深知最好的證據仍是在個別選區層面上。不過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不能逐一舉證，容待專文論述之。在此，筆者可以提出幾個選區實例加以說明。第一，在多佛 (Dover) 選區工黨是保守黨最強的挑戰者，因此工黨的得票率增加了 11.9%，而自由民主黨的選票則減少了 2.9%；「公民複決黨」亦搶走了保守黨 3.9%的選票，使得慓悍的保守黨候選人蕭大衛 (David Shaw) 落敗。第二，在布簾垂 (Braintree) 選區保守黨受到工黨強勁挑戰，自由民主黨的得票率降低 9.2%，而工黨得票率則激增 15%，使得保守黨大老紐頓 (Tony Newton) 黯然落選。第三，在哈洛蓋特 (Harrogate) 選區自由民主黨是最具勝算的挑戰者，工黨得票率降低，而自由民主黨得票率增加 18%，使得保守黨前財政部長拉蒙 (Norman Lamont) 意外落敗。第四，在海斯汀 (Hastings) 選區，選民從《觀察報》(*The Observer*) 民調得知工黨候選人由第三位躍升成第一順位挑戰者，於是協同將票集中在工黨上，使該黨得票率增加 18.6%，自由民主黨則減少了 7.3%選票，再加上公民複決黨搶走保守黨 5.2%選票，使得工黨以 5.2%差距擊敗保守黨候選人。[74]

類似上述情況不勝枚舉，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統計，在工

---

[74] 中文實例摘自 D. McKie, "Winners and Losers in Unpredictable Tactical Battles," *The Guardian*, 3 May 1997, pp. 1-3, <http://www.election.guardian.co.uk/news/997_05_03_28432.html>.

黨是最佳挑戰者的選區，工黨平均得票率增加 13%，比工黨已領先的選區所增加的得票率 (即 5%) 還高。並且在這些工黨可能挑戰成功的選區，自由民主黨平均得票率降低 3%。相對地，在自由民主黨是最佳挑戰者的選區，該黨平均得票率增加 2%。雖然在這些選區工黨選票也有所增加，但是增加幅度不大。[75] 這似乎意謂著不少工黨支持者的忠誠度仍高，寧可投給執政在望的工黨分享勝利滋味，也不願轉投自由民主黨。當然這種對選民投票動機的假設有待民意調查資料加以證實。不過綜合上述跡象，所謂「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似乎是言之有物的。

二、 BBC Exit Poll 之分析

除了運用總體資料分析大選結果外，筆者亦蒐集了一份英國國家廣播電台 (BBC) 所公布的「投票箱外」民意調查 (Exit Poll)，從個別選民的角度探討工黨勝選的因素。[76] 如表廿所示，女性選民轉投工黨的比例較男性選民高，這也是自一九四五年以來首例，光是投給工黨的婦女選票便足以使該黨在國會掌握絕對多數的席次。[77] 值得注意的是保守黨流失的選票中，男女性選民比例是相當的；自由民主黨的女性選票則減少了 2%。就選民的年齡階層來看，年輕選民的投票取向有極大的轉變。例如九二年選舉時，在 18-29 歲的選民中，有 41%投給保守黨，38%投給工黨。但是九七年大選時，該年齡層的選民，卻有 56%轉投工黨，而只有 22%投給保守黨。

---

75 見"Fatal Squeeze," *The Economist*, 2 May 1997, p. 1, <http://www.ge97.co.uk/news_archive/28-04/0905fatal.html>.

76 問卷調查乃 BBC 委託 NOP 民調公司在五月一日投票箱外訪問 2356 位已投票的選民，有關抽樣方法及問卷設計，可向 NOP 洽詢。見 P. Kellner, "What Really Happened On May 1?" 1 May 1997, <http://www.bbc.co.uk/politics97/analysis/kellner.shtml>.

77 見 P. Kellner, "What Really Happened on May 1?" *ibid.*, 1997, p. 1.

隨著年齡層的上升，轉投工黨的比例也越來越少，例如，在 30-44 歲的選民中，工黨得票率增加 15%。在 45-64 歲選民中，工黨得票率僅增加 9%。可是在 65 歲以上的選民中，工黨得票率反而降低 1%。可見得工黨的選民多半較年輕。的確， 51%的工黨支持者是 45 歲以下，但只有 35%的保守黨支持者的年齡在 45 歲以下。

表廿： 1997 年英國大選選民背景分析 (%)

	1997	變動率 (與92年比較)	1997	變動率 (與92年比較)	1997	變動率 (與92年比較)
男	31	-11	45	+8	17	0
女	32	-12	45	+11	17	-2
18-29 歲	22	-19	56	+18	18	+1
30-44 歲	26	-15	49	+15	17	-5
45-64 歲	33	-14	43	+9	18	+1
65+ 歲	44	-3	34	-1	17	+1
管理暨專業人士	42	-14	31	+11	21	0
白領階級	26	-15	47	+15	19	-4
技術工人	25	-13	54	+13	14	-4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或領有退休金者	21	-16	61	+15	13	-2
自有房屋	41	-14	35	+10	16	-2
房屋貸款者	31	-16	44	+15	18	-2
國宅住戶	13	-8	66	+1	15	+4

資料來源：BBC Exit Polls, 1 May 1997, <http://www.bbc.co.uk/politics97/analysis/kelltabl.shtml>.

樣本： 2356 位剛投票的選民。

就職業別來看，工黨開拓中產階級票源的策略似乎奏效。例如，在管理專業人員階層中，工黨支持率增加 11%；白領階級支持工黨的比例也增加 15%。更重要的是工黨在開源之際並沒有觸怒工人階級的選民。相反地，原先流失至保守黨的工人選票現在已回流至工黨，於是技術工人支持工黨的比例增加 13%；而半技術或無技

術工人支持工黨者則增加 1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受中產階級所偏愛的自由民主黨在本次選舉並無進展，反而在白領階級的選民中，該黨選票流失了 4%。此外，受到九〇年代初期房市疲軟的影響，造成許多房價負成長，於是房屋所有人和貸款人率先反對保守黨。如表廿所示，自有房屋者支持保守黨比例下降了 14%；房屋貸款人支持保守黨的比例也下降 16%。這兩種人原本是保守黨的死忠部隊，但這次選舉紛紛轉投工黨。而原本是工黨鐵票的國宅住戶則維持對該黨的忠誠，不過也有些國宅住戶轉投他黨或不出席投票。

到底選民是基於何種因素而支持工黨呢？ BBC 的「投票箱外」的民意調查也列舉幾項因素讓選民表示意見。首先，選民被問及自己的生活水準是否較五年前更好或更壞。結果有 38%的選民認爲自己生活水準比五年前更糟， 25%的選民認爲變好， 37%的選民認爲沒有改變。可是當被問及是否國家經濟狀況較五年前更強或更弱時， 35%的選民認爲現在國家經濟狀況較強， 31%的選民認爲較五年前弱，34%的選民則認爲國家經濟並無改變。[78] 這似乎告訴我們雖然較多英國選民認爲國家經濟狀況轉強，但是多數也認爲自己並未受惠於國家經濟復甦，致使其生活水準降低或不變。可見得保守黨的經濟復甦卻帶給人民相對剝奪感。也難怪 80%以上擁有相對剝奪感的選民都轉投給工黨或自由民主黨。[79]

不但選民對個人經濟狀況有所不滿，他們對於保守黨掌控經濟的能力也有所懷疑。相信保守黨對經濟問題能做正確決定者的比例僅 42%，較九二年少了 11%。相對地，工黨則擺脫其對經濟問題束手無策的刻板印象，因此相信工黨對經濟問題能做正確決定者也達 44%，超過認同保守黨掌控經濟能力的選民比例。此外，選民也似乎對於保守黨背信增稅的事情耿耿於懷，於是相信保守黨賦稅政

---

78 見 Kellner, *ibid.*, 1997, p. 2 & Table 2.

79 見 Kellner, *ibid.*, 1997, p. 2.

策者比九二年少了 19%。另一方面，工黨承諾不增稅及不增加開支似乎有助於擺脫其「徵稅暨開支」的形象，因此相信工黨賦稅政策者已達 44%。自由民主黨的「增加所得稅一便士，用以支付教育改革」的政策已獲得五分之一選民的認同。雖然選民對各黨賦稅政策評價不同，但是他們也深知無論那一黨執政，增加賦稅的可能性極大。所以，61%的選民預期工黨政府一旦掌權會增稅，59%的選民預期未來保守黨政府會增稅。換句話說，選民對政黨承諾的可信度是深表懷疑的。[80]

儘管如此， 57%的選民仍認爲總體而言工黨政策對英國是有益的，而 49%的選民認爲保守黨政策對英國是有害的。此外，選民對政黨形象的評價也截然不同。 68%的選民認爲保守黨僅對某一階級有利。相反地，69%的選民認爲工黨是對所有階級都有利。保守黨也被84%的選民認爲分裂不合無法治理國家，然而卻僅有34%的選民認爲工黨是分裂的。[81] 這些對保守黨負面的評價很可能使選民唾棄該黨，但選民是否因此轉投工黨則有待進一步的分析。

同樣的， BBC 的「投票箱外」民調也探訪選民對政黨領袖的評價，例如 47%的選民認爲布萊爾是最佳首相人選， 77%的選民認爲他是個強勢領袖；相對的，僅有 33%的選民認爲梅傑是最佳首相人選，35%的選民認爲他是位強勢領袖。[82] 但這些評價不見得決定選民投票取向，我們也無法斷定到底是政黨形象或政黨領袖的評價，還是政黨政策的偏好影響選民的投票取向。筆者認爲進一步的迴歸分析並且控制其他變數是釐清此問題的必要步驟。然而目前的資料卻足以讓我們對一九九七年英國大選的前因後果做一概括性的瞭解及合理的敘述，並且據此可提出幾項工黨勝選因素的假設。

---

80 見 Kellner, *ibid.*, 1997, p. 3 & Table 3.

81 見 Kellner, *ibid.*, 1997, p. 4 & Table 5.

82 見 Kellner, *ibid.*, 1997, pp. 3-4 & Table 4.

伍、結語：幾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一九九七年英國大選在眾所期待下工黨大獲全勝取得政權，也結束保守黨長達十八年的執政。雖然工黨大勝早在意料之中，也儘管本次大選刷新多項記錄，然而長期觀察英國大選所歸納出的兩項古老智慧 (old wisdoms) 仍然適用於本次大選。第一，「英國大選通常是執政黨輸掉的，而非反對黨贏得的。」[83] 回顧本次大選的遠因、過程，和結果，我們不難發現保守黨的背信、經濟失控、內部分裂、醜聞不斷等敗因都足以使選民唾棄保守黨。工黨政策轉向和黨務革新雖然有影響，但根據過去經驗很難稱得上是決定性的影響。[84] 況且競選期間多數選民只知工黨所反對的政策並不瞭解其所主張的立場，更遑論其政策改革的選票效應了。不過工黨轉型的確有助於化解保守黨的抹黑攻勢，穩住工黨領先的態勢。當然保守黨長期執政，可受非議之處頗多，因此時間本身對保守黨而言就是一種敗選的風險。無怪乎近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是「該換人做看看的時候」了。但選民並未指涉該「換誰」來做看看，因此，我們觀察到「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的普遍存在。毫不諱言，工黨在投票前夕的恐嚇文宣主要是針對選民害怕保守黨繼續執政無人制衡的心理，從這幾個角度來看，似乎是保守黨失去民心而促使工黨獲勝，而非工黨本身的魅力使其重掌政權。

第二個古老智慧認爲英國大選勝選因素決定於競選活動之前。其實這樣的論點並不稀奇，因爲英國競選活動期間通常很短，九七年大選競選期間爲本世紀最長的一次，但也不過六個禮拜。比

---

83 D. Butler and D. Kavanagh,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92*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2).

84 九二年大選時席斯和喬威爾的估計，有關工黨政策改革的直接和間接選票效應約 3%，實不足以使工黨致勝。見本文前節之敘述。

起美國的初選和正式選舉長達一年多是短了許多，因此可能在六個禮拜內造成選情丕變的機率也相對的減少。比較長期暨短期選民對各黨支持程度及對黨魁評價的變動，我們發現競選活動期間工黨領先保守黨，以及布萊爾領先梅傑的幅度均縮小，只是縮小的幅度並不足以決定選局。如果僅觀察選舉期間選民態度之變化，我們也發現可能改變心意轉投他黨者的比例稍微減少，可是到了投票前兩天仍然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未下定決心，因此整個競選期間遲遲未決的人數變動不大。同樣的，欲轉投保守黨和工黨者的比例一直維持在 15%和 22%左右 (如表十七所示)，可見得競選活動之影響力是有限的。

如果選局受短期因素影響有限，則我們似乎應該朝著保守黨執政五年期間的遠因加以摸索。筆者於文中列舉幾項可能造成工黨勝選之因素，例如，保守黨增加賦稅失信於民、經濟失控造成貨幣危機、爭論歐盟議題造成內部分裂、醜聞不斷造成民眾反感等都足以使選民唾棄保守黨。又如，工黨的政策轉向吸引中間選民，黨務革新擺脫工會，重視民隱取得信任等也可以降低選民對工黨執政的疑慮。嚴格來說，上列因素應被視爲工黨勝選因素之假設，雖然每個假設皆有其合理的背景敘述和經驗事實爲後盾，但是欲知各個因素對選局影響力之輕重則有待進一步的分析。

除了提出工黨勝選因素之幾個假設外，筆者也特別注意本次大選所產生的兩個有趣的現象。第一是「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這種現象雖受學者及媒體評論員廣泛地報導，但是一直沒有將其理論化，更遑論實證研究了。在過去的研究學者大多專注於傳統的「策略性投票」，探討英國選民是否將選票集中在最有執政希望的兩大黨上，鮮少注意選民的投票動機是否已經轉變到反執政黨上，而改變其投票取向。後者的實例也較少，因爲若是兩黨輪流執政，則選民的確只須考慮投票給兩大黨的其中之一。但是如果一黨執政過

久，則選民可能優先考慮換掉執政黨，再考慮由誰來執政。這種「反執政黨」的優先考慮通常會促使無執政希望的第三黨候選人當選，例如，本屆不少的自由民主黨議員多少因爲「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而當選。但是如果最有機會擊敗執政黨的候選人是屬於最大反對黨，則選民會直接投給最大反對黨，這時第三黨的選票反而降低。本屆的自由民主黨候選人在工黨選區的得票率降低便是一例。雖然本文亦列出許多「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的實例，但是這個概念仍有許多地方有待釐清。例如，在自由民主黨最有希望擊敗保守黨的選區，選民投給自由民主黨是真誠地投其所好呢？還是「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呢？假如在某選區「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真的發生，則我們是否可以預期工黨在該選區得票率增加幅度會高於其他工黨已領先的選區呢？這些問題正是突顯概念理論化的重要性。隨著「反執政黨策略性投票」的理論化，有系統的實證研究才能落實。

儘管九七年英國大選時各種客觀經濟指標都已好轉，但是選民仍然選擇在野的工黨執政。相反地，儘管九二年英國大選時各種客觀經濟指標都極度糟糕，但是選民仍讓保守黨繼續執政。比較兩次大選的經濟狀況和選民投票取向，是否意謂著經濟因素不再決定選民投票取向呢？這是另一個仍待解釋的有趣現象。一種解釋認爲當經濟狀況好轉時，經濟因素在選戰中變得不太重要，選民會尋求其他議題做爲投票的依據。保守黨一向以治理經濟聞名，因此當經濟狀況轉好時，選民會尋求擅長教育和社會福利的工黨來執政。的確，在競選期間的民意調查中，民眾所最關注的議題是教育和全民醫療服務，至於經濟及賦稅問題則排在後面。不過這種說法是違反「經濟投票」(economic voting) 的邏輯。因爲如果「經濟投票」的假設成立，則選民應該投給搞活經濟的執政黨。據此，九七年的英國選民似乎不是依循經濟因素來投票。然而另一種解釋不但符合「經濟投票」的邏輯似乎也符合經驗證據。雖然選民認爲國家經濟

狀況的確好轉，但是選民卻認爲個人生活水準不變或下降，此時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選民的不滿終究宣洩至執政黨，造成執政黨落敗。BBC 的「投票箱外」民調顯示， 80%以上具有相對剝奪感的選民都轉投工黨或自由民主黨，於是間接證實這種說法。目前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到底那一種解釋較符合經驗證據呢？如果是第一種解釋較符合經驗證據，則經濟因素不再決定選局；如果是第二種解釋，則「經濟投票」理論仍有待進一步修正。

任何一項選舉的前因後果都是錯綜複雜的，一九九七年英國大選亦不例外。雖然大選已圓滿落幕，但仍留下許多疑惑尚待解決。筆者雖然提出幾項工黨勝選因素之假設，但仍有待學有專精的學者加以否證，以俾知識之累積與精進，是此，則本文「初探」工黨勝選因素之目的便已達成。

黃偉峰先生現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 (1991)；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 (1995)。作者研究領域包括選舉研究、英美政府與政治、歐洲聯盟及當代政治理論。最近發表之論文為：(1) David W. F. Huang and Iain Mclean, "National Electoral Cycles and 'Expressive' Tactical Voting in British Local Ele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August 28-31, 1997, Washington, D.C., USA. (2)〈「次級選舉」理論與歐洲議會選舉：英國經驗資料之檢證〉，《歐美研究》，第二十七卷第四期 (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頁 199-232 。

March toward No.10 Downing Street: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Labour's Victory in the 1997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Wei-Feng Huang

Abstract

The result of the 1997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was anticipated. The Labour party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and regained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Among the factors leading to Labour's victory were the failure of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which had been in power since 1979. Controversial scandals, breaking promises, and ignoring public opinions all contributed to the Conservative's downfall. By the mid-1990's, the Labour party, for its part, had recovered public confidence through party reform and policy adjustment. Transforming these factors into votes, Labour's victory was seen as inevitab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leading to Labour's victory in 1997. Using thick description, I re-construct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the 1997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 propose to re-examine the impact of anti-government tactical voting and economic voting on the outcome of recent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s.

Key Words: thick description, "Black Wednesday", by-election, feel-good factor, anti-government tactical voting